

聖心小叢書

聖心良友

第一集

No 63-1

聖心小叢書

王昌社司鐸主編

上海主教惠准

聖心良友 第一集

一年十二個月
恭敬聖心的主保

N°63-1

2000 5-40

Collectio "SS. Cor Jesu"

Directore: R. P. J. WANG

DE AMICIS SS. CORDIS JESU

I^a Series

Auctoribus:

J. ZEN etc. S.J.

— ✕ —

Nihil obstat

A. OU Yeng-Fong S. J.

3 Avril 1940

Imprimi potest

Yves HENRY S. J.

4 Avril 1940

Imprimatur

✕ A HAOUISÉE S. J.

Vic. Ap. de Shanghai

4 Avril 1940

序

在歐洲住了八年多的我，回到了上海，覺得祖國的聖教狀況，雖然在許多事情上，還不如歐洲；但在教胞的熱心恭敬吾主聖心上，實在有令人快慰興奮之處。不錯，我們沒有聖心顯現的聖地，可比那巴萊毛尼的往見會院；沒有巍峩華麗的聖心堂，可比那巴黎致命山的聖心大殿。沒有煊赫顯耀的慶典，可比那國際的或全國的聖體大會；我們至今，也還沒有晝夜不斷的陪聖體團體；我們光榮聖心的組織，至今還沒有健全完備；闡揚聖心敬禮的書籍，更不能說應有盡有。但是，在歷史上，我國教友的開始恭敬聖心，本已不在人後。在今日的

我國，那麼，「祈禱宗會」和聖心報流傳的廣遠，「聖心月」，「聖心瞻禮」和「首瞻禮六」舉行的鄭重和熱鬧，勤領聖體，奉獻家庭於聖心的衆多和興奮，獻聖心寶藏，和誦念聖心經文的虔誠和懇切：這些都明白地証示着，聖心敬禮在我國早已普遍地散佈了各處，甘飴地深入了人心。這般好現象，說是全世界上所不多見的，怕也不算過分吧！

教胞們既然這般熱切恭敬聖心，那麼，執筆者和出版者，自然也該稍竭綿力，增加那闡揚聖心敬禮的書籍，爲增加那闡揚聖心敬禮的書籍，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利用聖心報的稿件，編印「聖心小叢書」。

編印這「聖心小叢書」的企畫和期望，已經有一兩年的長久，却還不曾實現。可幸！今年「耶穌聖心瞻禮」，上海區耶穌會恰巧有十二位新司鐸，首次奉獻彌撒聖祭。這十二位新司鐸爲聖心報都會撰寫過稿件。他們十二人所寫的十二篇「聖心良友」，正相對着一年十二個月份。因此，他們很希望把這幾篇著作，彙刊一冊，作爲晉鐸紀念。他們的建議和鼓吹，也就促成了一「聖心小叢書」第一冊的實現。再者，這十二位司鐸，七位是國籍，三位是法籍，二位是美籍。他們所合著的這本「聖心小叢書」的第一冊，不但可以說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在聖心內的友愛合作精神；而且這般友愛的合作精神，定是「聖心小叢書」將來受到許多人愛護的預示呢！

祈望吾主聖心，嘉納這十二位新司鐸的首祭，因而也嘉納這小叢書的發軔，使這小叢書陸續刊出有益的冊子，多多幫助我國教胞，認識，愛慕，光榮聖心。

王昌祉 一九四〇年復活瞻禮日

目錄

- | | | | |
|---|----------|------------|----|
| 一 | 聖保祿宗徒 | 陳雲棠 | 一 |
| 二 | 聖依納爵主教致命 | 張伯達 | 一二 |
| 三 | 架下諸聖 | 蔡忠賢 | 二五 |
| 四 | 聖師伯多祿加尼削 | 梅乘騏 | 四一 |
| 五 | 聖師伯辣彌諾主教 | 王仁生 | 五一 |
| 六 | 聖類思公撒格 | G. Pope | 六三 |
| 七 | 聖依納爵勞耀拉 | 朱佐豪 | 七七 |
| 八 | 聖師奧斯定主教 | E. Reynaud | 八九 |

聖心良友… 目錄

陸

- 九 聖五傷方濟各…… Steph. Cesbron Lavau 九九
- 十 聖女瑪加利大…… 黃振國 一一一
- 十一 聖達尼老各斯加…… W. Le Sage 一一三
- 十二 聖方濟各沙弗畧…… P. Poisson 一二九

聖保祿宗徒

陳雲裳

保祿是聖心之友

保祿原名掃祿，在他歸向基多之前，原是個固執的法利叟。當時的一般法利叟，自命爲梅瑟法律的忠實信徒；但是他們偏重外表，疏忽內心，因此吾主責斥他們是粉白的坟墓。只有掃祿不單外面奉行法律，而且誠懇服膺。他眼看基多的門徒相反梅瑟的古教，他也如別的法利叟不能容忍，但他並不如別的法利叟借公仇以雪私憤；他只是自信替天主出力，替古教爭勝，因而定要把「基多信徒」完全消滅，才肯罷休。若把「基多信徒」比綿羊，掃祿好比一隻狼。

這隻狼，一天，在達瑪斯路上，竟然變成了一隻羊，并且與無玷羔羊，心心相契。三百年後，聖金口若望讚美他說：「我願意瞻仰保祿的手足口舌；我另外願意瞻仰他的心，因為保祿的心，就是基多的心。」這豈不是說：保祿是耶穌聖心的良友嗎？如今聖教會在聖心瞻禮彌撒的書信，就引用保祿的話：「我得到了這大恩寵：向外邦人，宣傳基多的莫可測量的財富。」這樣，一面把基多的莫可測量的財富，指喻吾主聖心，一面也就承認了保祿與吾主聖心的密切關係。

保祿在達瑪斯路上被基多的愛情圍住，抱住之後，他的生活就和以前，截然不同。——耶穌是愛我的，他為我捨身而死。我應該把耶穌

的情緒，做我的情緒。他取人性，降生來世；無非爲拯救人類，替人立功，並把進天國的途徑，指示我們。對於天主聖父，對於人類，對於變化無常的世事，他抱着什麼態度，我也要抱什麼態度。基多的愛情催迫我，我的生活，不再當是我活着，當是基多在我身心內活着了。

偕同吾主聖心上愛聖父

保祿得到了耶穌的愛情，也因耶穌而得親近天主聖父。不但如此，保祿且體味出吾主聖心對於聖父，常抱着孝順服從的態度。一服從，一綜括吾主的一生言行，「孝順」是吾主聖心的根本情緒。

耶穌入世時最初的幾句話，福音經沒有記載；保祿却敢引証聖詠，說：「父，我來了，爲實現你的意旨。」這與聖史所記載吾主生平

的言行，完全符合實現聖父的意旨，是耶穌的糧食。對於聖父的一切措置，他總是說：「是的，父；你所喜歡的，我常遵守奉行。」

天主聖父的意旨，就是要耶穌完成救贖大工程：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叫我們能得親近聖父，教我們怎樣事奉聖父。

保祿以耶穌之心爲心，對於聖父，也懷着一片孺慕之心。聖父是我們的在天大父；一切都是他的恩賜。雖然我們被救的人類，是在基督身上得到一切；但是，基督是聖父最大的恩賜。聖父懷愛我們到這個地步：就是不惜把他的惟一聖子，爲我們而捨棄。基督耶穌正是聖父愛人的實證。因此，祇要我們親愛聖父，沒有事物或人神能使我們

與天主的愛，兩相隔絕；相反，一切都要扶助我們前進，歸向聖父。一切都是屬於我們，因為我們是聖父的子女；但基多是聖父親生之子；我們是屬於基多的，而基多屬於聖父。可見，基多是聖父一切措置的中心。我們歸向聖父的途徑是：由基多而到聖父。換句話說：我們對於天主聖父，只該以基多之心為心。

由基多而到聖父：吾主耶穌也早已親自講過：「我是道路。」斐理伯，誰見了我，就見了聖父。「天主聖父，從來沒有人看見過；惟有聖子降生為人，將他表明出來。而且聖父是「在基多裏」愛我，揀選我做他的子女。」在基多裏，我們得到聖父的慈愛，我們也能還

愛聖父。

保祿與基多心心相契

在保祿心目中，基多是一切。基多是他的生活。他以認識基多爲至寶。他欲認識基多，日進不已，因此把一切都捨棄了。基多是保祿生活的中心。保祿幾封書信裏，每一頁常有好幾次提及耶穌。他的心是被耶穌佔領了。

保祿也自動把他的心獻給耶穌。他雙膝跪下，祈求聖父，賜他以堅強的信仰耶穌之心；因爲信仰耶穌，就是迎接耶穌到我們的心裏來。保祿還求聖父賜他，能根深蒂固地生存在愛德之中，活個濃厚的

內心生活，仁愛的生活；求聖父將他的心目開擴出來，使他懂得基多的仁愛，是怎樣長闊高深。從前，保祿沒有如同別位宗徒，得與耶穌同飲同食。保祿看見耶穌，祇在達瑪斯路上那一次。但他認識基多的內心，並不遜於別位宗徒。

保祿勸勉教友的時候，常說：「你們當以基多的心思，做你們的心思。」他自己是這樣做了。他坦白地向人說：「你們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多一般。」保祿所效法的是什麼？換句話說：耶穌聖心所蘊藏的是什麼？耶穌自己說過：「我是良善心謙的。」天主聖子降生爲人，這已是無窮的謙卑。在世時，吾主儘可把天主的尊威顯示於人；他却自卑自賤，完全同我人沒有分別。不但如此，他爲服從聖父的意旨，一

生受苦，走上加爾瓦略山，釘死在十字架上；他還常是羔羊般的馴良，任人宰割，并且寬恕仇人。

保祿追溯着這般事蹟，瞻仰着吾主聖心，他深深知道：聖心和十字架茨籜傷痕，是不能分離的。爲此，他單知有釘在十字架上的基多耶穌，耶穌是聖父愛我的實證；十字架是耶穌愛我的實證。那末，我惟有把十字架抱在懷中，負在肩上；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把我的整個的生活，交付獻給耶穌。他是我的生活。此後，我的生活，不再是我活着了，而是愛我的耶穌，爲我捨身而死的耶穌，在我心中活着了。我心中身上常帶着耶穌的傷痕。世事變遷無常，又多拂我意，逆我願的；但

任何痛苦不能使我灰心喪志。在基多裏，我得了光明，智慧，義德，——一切在痛苦之中，我祇感到愉快，豐盈洋溢的愉快。我希望能有一日得着耶穌。他抱住了我，我也要抱住他。而且，我受的痛苦，又能補充「基多奧身」——聖教會——所受的痛苦之不足。

偕同吾主聖心汎愛眾人

在基多裏，保祿找到聖父；也在基多裏，保祿找到了眾人。

在達瑪斯路上，耶穌感化保祿，就叫他到遠方去傳教，宣揚耶穌的聖名。耶穌也就說明爲耶穌的聖名，保祿必須受許多苦難。和吾主心心相契的大宗徒，怎會怕受苦難，而不去拯救眾人，拯救吾主的奧

妙肢體呢？他的足跡，跑遍了歐亞兩洲；他一手創辦的傳教事業，是聖教會始初生氣最蓬勃的。但是這偉大成績的代價，却也不少哩！我們聽聽保祿自己的話罷：「我比別位宗徒，受勞苦更多，下監獄更多，受鞭打無量數，屢次遭了死的危險；被德亞人鞭打五次，每次三十九下；被棍打三次，被石擊一次，翻船三次，一日一夜沉在海裏，屢次行遠路；遭江河上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好幾次，疲乏了，不得睡；餓了，不得喫；口渴了，不得喝；冷了，不得穿。除了這些外事，還有天的焦勞，結記各處的教會。」

保祿懷念教友，實在抱着爲母之心。感到類似分娩的痛苦，他是教友靈魂的父母，所受的痛苦，都是他子女的家產。所以，他常以受苦

爲樂。他的神慰，不錯，是在耶穌聖心內，汲取的。但他也如聖心一般，披肝胆瀝肺腑，與人同憂同樂。

保祿以基多之心爲心，一在基多裏一生活着，與聖心密契，上愛聖父，下愛衆人。因此成爲吾主的大宗徒，聖教會的大柱石，與伯多祿的名字常聯繫着。受我們的尊敬。我們也該祈求聖保祿，把他愛吾主的心火，也在我們的心中燃點着。

聖依納爵致命

張伯達

聖依納爵致命是安底奧基第三任主教他的致命大約是在一〇八年左右他慷慨就義的事蹟是聖教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關於他的幼年古代有一段至今猶令人歌羨的傳說

有一天——大致是耶穌傳教第三年初秋的一天——耶穌懷抱着一個小孩教訓宗徒們說：「你們若不改變自己做成小孩不能入天國。任何人若自謙自下像這小孩一般這個人在天國才是最大。」以上是福音經的原文當日吾主怎樣恩愛地撫摩着怎樣多情地顧盼着他胸前懷抱的小朋友福音經文過於簡短未有敘述然體味經

文，也不難想見這幸福的小孩，姓甚名誰，是誰家的孩子，聖史們也沒有記下；惟據古代相傳，便是七十年後，爲主勇敢致命的安底奧、基主教、聖依納爵！

被吾主舉出來做活表樣，這無異是被吾主親自列入了聖品。被吾主懷抱胸前，也可與聖心宗徒的投首聖懷，先後媲美。這是吾主何等的恩愛！何等的寵錫呢！那末，從孩提之時，聖依納爵已是耶穌聖心特寵的小朋友了。

同耶穌結合爲一的契友

七十年後，依納爵在羅馬鬥獸場上，慷慨就義，爲主捨命。當年呀呀學語，被主懷抱的小寵友，已是蒼顏白髮的老主教了！聖人的死是

爲同耶穌結合爲一；這本是聖人一生唯一的願望。

聖人的一生，祇有一個願望，就是同耶穌結合爲一。他遺傳下來有書信七封，是他從安底奧基解往羅馬去受刑時，沿途寫給小亞細亞諸教會，及羅馬教會的遺訓、遺囑；也是他自己神生的寫照。書信中千頭萬緒，然而只因爲他心中祇有一個願望——就是同耶穌結合——所以說來說去，所講述的無非同耶穌結合的事實；所發揮的無非同耶穌結合的道理。

依納爵勸勉各教會的教友，不憚再三再四這樣說：「你們不該當但有基多教友之名，你們還該當名實相符；該當以基多之心爲心，師法基多的德表，奉行基多的旨意。」——「效法基多」——在基多

之內，「活基多之生命」，在依納爵遺書之上，沒有一頁，沒有這樣一類的詞句。概括言之，做教友，——照依納爵的吩咐，——最重要的本分，就是心心相印，同耶穌聖心結合爲一。

爲解釋這端同基多結合的道理，依納爵推本溯源，從兩方面着想。第一：從基多與聖父的關係推論。他說：「吾主與聖父是合一的。」爲此，要同聖父結合，不能不先同基多結合。所以，他對馬熱齊的教友這樣說：「你們當趕快地，聚集到獨一的基多那裏去，如同到獨一的天主聖殿之內，祭壇之中。因爲他從獨一的聖父那裏出來，已經回到獨一的聖父那裏去了。現在正與聖父同居共在着。」第二：再從人類

與基多的關係推論：「基多是我們的生命」；所以「爲我們最要緊的，是在耶穌基多裏得着生命」；因爲「假使我們離棄了耶穌，我們就不能生存了」。

這端同耶穌結合爲一的道理，是依納爵神生的中心觀念；其餘：爲何及如何該當愛人敬長？怎樣可以中樂主心？怎樣可以得着內心的平安快樂？種種神修原則，無非都從這端基本道理中演繹出來。

神修學上，爲立說便利起見，把神奧的結合和實踐的修行，分爲兩種不同的宗派。其實，在整個的神生上，神奧的結合和實踐的修行，不過是兩種傾向；並非涇渭分明，兩種不能調和的事實。聖依納爵神

修的特點，就是把兩種不同的傾向，在基多的聖愛裏融化為一。爲什麼該當服從主教呢？因爲服從主教，就是服從吾主；怎麼樣該當服從主教呢？如同吾主服從聖父，我們也當照樣服從主教。教友們該當彼此同心合意，因爲教友們果真同心合意地「遵從了耶穌基多」，那末可以用同心合意的愛，歌頌基多「依靠了耶穌的受難」；無論猶太人外教人在教會裏，都已化合爲一體。說到仁愛，依納爵叮囑聖波里加伯主教說：「你當效法主，顧念寡婦，不可忽畧了她們。」「你該當扶助衆人，如同主扶助你一樣；用愛心容忍衆人。」他又對士每拿教友這樣說：「異端人因爲他們對孤兒寡婦與受窮困的……不肯施行仁愛，你們從他們的行爲，就可以知道他們與天主的旨意，有

許多相反的地方。總之一假使我們能在基多裏，行動作事，那末，不論我們所作何事，就是本性的，物質的，也有超性的，神靈的價值了。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安樂也可得到了。如同「信心」和「愛心」在整個依納爵的神生上是分離不開的；「同基多結合」和「師法基多」，在整個依納爵的神生上也是融化爲一的。

凡念過聖保祿書信的，每感覺着，字裏行間，處處是懷愛耶穌熱情的流露；保祿的筆端，祇有耶穌，因爲保祿的心中，祇有耶穌！讀了聖依納爵的遺書，也有同樣的感觸。聖人的神修，祇有一個觀念，就是：耶穌結合爲一；因爲耶穌是依納爵的一切；依納爵的一生祇有一個

願望，就是同耶穌結合。

爲耶穌踴躍受難的摯友

「同耶穌結合」和「師法耶穌」，換言之，「神奧的結合」和「實踐的修行」在依納爵整個的神生上是分離不開的一樣，十字架和神奧的結合也是分離不開的，因爲十字架是耶穌愛我們的鐵證，也是我們還愛耶穌的實據。所以吾主耶穌受難前垂訓後世這樣說：「誰願跟隨我，該背自己的十字架。」依納爵關於這端道理體會得最是真切；所以他囑咐馬熱齊的教友這樣說：「假使我們依賴甚多，而不願意與他同受苦難；那末，他的生命就不在我們裏面了。」

他自己，爲了傳揚耶穌的聖名，而受了凌辱刑罰，非但不怨不尤，而反歡欣踴躍。他寫信給羅瑪教友說：「火呀，十字架呀！與猛獸相鬥呀！以及粉身碎體，折肢斷骨，我都甘心忍受。我唯一的願望，祇有親近耶穌基多……」這樣忍受苦難是多麼興奮，多麼勇敢呢！他怎樣能有如此的興奮，如此的勇敢呢？他自己告訴我們說：「我倚靠耶穌聖名，忍受這些痛苦，爲此，這些痛苦也非我一人獨自承當了。」爲同耶穌結合，不能不忍受苦難，然而同耶穌結合了忍受苦難，也就沒有不能忍受的苦難了。

「人的愛情，沒有比爲朋友捨命更大。」爲同耶穌結合，爲報答

耶穌的恩愛，依納爵歡欣踴躍地，背上了吾主的十字架。然而背十字架，他猶以爲未足；祇有釘死在十字架上，爲耶穌捨生致命，方能滿足他同耶穌結合的心願。

從安底奧基押解到羅馬去致命之時，依納爵非但不臨難畏縮，反而歡喜得如赴筵筵。只因爲期望得過於殷切，反而迫不及待，反而憂懼不安了。他怕羅馬教友設法營救，阻擋他爲主致命。所以寫信給他們，請求他們不要妨礙他達到最後目的，請求他們讓他爲野獸吞噬，得以親近天主。他說：「我像麥粒，我盼望在野獸的牙齒上，咬碎嚼爛，成爲基多清潔的麥餅」——就是他所說的「成爲祭獻天主的祭物」——他又懇求說：「煩勞你們領野獸來做我的坟墓。這樣片體不

留，也無需人來埋葬我了。世人不能看見我血肉身軀的時候，就是
成爲基多真正徒弟的時候。一宇宙四方，與這世上的萬國，於我都
如敝屣；就是作了全世界的帝皇，也不如在基多裏受死。我尋求那爲
我們受死的！——這樣充滿着感激愛慕情緒的呼聲，是何等慷慨激昂！
同時，何等情致纏綿呢！

✧

✧

✧

依納爵致命之時——照古代又一傳說——猛獸把他的肢體吞噬
了以後，心臟都暴露於外。這時候，鬥獸場的牆上，圍觀的人們看見依
納爵鮮血淋漓的心上，深深銘刻着耶穌的聖號。這傳說的歷史價值
已難攷證。然而，無論如何，這傳說所象徵的意義是極深遠的：聖號正

是耶穌聖心愛情的象徵；依納爵心上深深銘刻的聖號，正象徵着依納爵心中所充滿着的耶穌聖心的情愛。

聖依納爵一心充滿了聖心的情愛。他的一生一死所願望的無非同耶穌結合，就是做耶穌聖心的良友。做聖心的良友，我們之中，那一個沒有同樣的盼望？不過，我們也想着心心相印，時時事事同聖心結合否？耶穌基多在我們神修生活上恐怕太抽象化了！致命的大恩，我們固然不敢奢望，然而日常的小十字架亦未曾不有？我們也想着同耶穌為耶穌，效法耶穌甘心承受否？那末，聖心良友，聖依納爵致命，不但是我們的主保；而且真是導引我們真正愛慕聖心的良師。

架下諸聖

蔡忠賢

「日月失光，天昏地震」之後，耶穌的聖屍還懸在十字架上。初春晚上的慘淡日光，又從烏雲堆裏透露出來，照在灰白的屍體上。祇見遍體鱗傷，滿身染着已變成黑色的血！同時看他的面容，多麼平靜！他已「做完了」全燔之祭，已「戰勝了世俗」，——低着頭，和平地站在十字寶座上。現在已是另一世界，現在已是愛情凱旋的起始。

幾位婦女

嘈雜叫喊的聲音慢慢地低了，靜了；民衆才好似由大夢中醒來。靜了，醒了；便起始忐忑不安；越覺不安，越感寂靜。加爾瓦略山上，充滿

了莊嚴神威——這裏太神威，太莊嚴，還是下山去吧！他們都這樣想着。哎，死者究竟是誰呢？莫非真是默西亞麼？他們又這樣各自私問着。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走下山去吧！民衆一一下山去了，司祭們亦不由地趕緊脚步，跟在後邊，個個打顫着；背後像有人在追似的，他們不敢駐足，亦不敢回頭看那死者。同時，他們不自然地提高了嗓子，也喊，也唱，也笑，硬壯膽氣，強自鎮壓。過了不一會，山上已祇剩了幾個守兵，一個百長領着他們。耶穌的親朋，現在已無人攔阻他們進前，亦無人再嘲笑侮辱他們。他們都走上前來，立在十字架上，男的祇有若望，女的除了聖母，還有——如聖史瑪爾谷所說的——幾位婦女，一其中有瑪利亞，亞瑪大肋納，又有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又有——戴伯得之

妻，雅各伯及若望之母——撒落美——

耶穌的仇人都已鳥獸散了。曾一度自告奮勇的門徒們，都懾居一隅，不敢出戶。十字架下立着的祇是這幾位婦女！她們從前侍奉了耶穌！她們三四小時前，哭泣着隨從耶穌走上了加爾瓦畧山。現在他死了，而她們還是依戀不捨；含着淚水的眸子，常對着那掛在十字架的屍體；看上看下，看頭面，髮鬚；好像要數盡他身上的傷痕。從前他傳教勸人，坐不暖席，風塵僕僕，忍飢耐寒，已叫她們稱奇不止。現今見他死得如此慘傷，而死前還是聲聲勸她們說：「不要哭我的苦難，當哭你們的罪惡！」他又死得如此冤曲，被人如此侮慢，而死前還是這樣良善，仁慈，這般愛人到底；她們祇覺他的死比他的生更可崇拜，

更可稱揚。他死了，而她們覺他還在愛她們；他死了，而她們更覺得他可愛；哎！他死的多麼可悲可傷！她們哭，她們也不知怎樣互相安慰；他死了，他逝去了，世上有什麼人替得他？她們不停地瞻仰他，有時她們亦看看聖母，想要安慰她。那知看了，反被她領到更深的痛苦裏去。

他死了，他遺留給他母親的祇是這個屍體。可是一多麼寶貴的屍體！世界上有什麼事物可和他比擬？然而這屍體亦已不是她的了。祇因死者是罪犯，所以連親母自己亦已無權處置這屍體。聖母從來沒有覺到過這般孤獨無能。哎！時候快到了，官家就要打發人來取屍。那裏有個男人可代她去出面，請比辣多許她收屍？她不由地打顫；可是，她不失望，她祈求……

聖母在祈求中，還鎮靜地等待一件事。古經上的一句預言：「他們要注視刺透了他的。」，還沒有應驗。哎！她的聖子的聖屍要怎樣被刺透呢？怎樣人們要注視他呢？無疑地，這爲她又要是一番劇苦。刺透她的聖子，就是刺透她的靈魂。但是天主的聖意是該奉行的。於是，她忍着痛，期待這句經言的應驗。

「刺鎗者」

這時候，在山上有一守兵，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小小人羣」。那婦女輩這般傷心，哀痛；他很同情於她們；可是她們是猶太人，他自己是羅瑪人；他不屑接近她們。那釘在中間的臨終景况，他看來也覺奇特。他不懂他臨死前說了什麼話，他也不懂那猶太人罵他的話，他更

不懂那猶太人爲什麼對這無能爲者，對這如此良善者，這般兇很惡毒。他見罪犯就法，已不止一次了；可是，從未見有死得這般奇特的。這死者確是個奇人呢！另是這死者在斷氣前對他看了一看：這看如憐如愛，如撫，如囑；他同情之心，油然而起，不能自遏。他死了，他留下了他的母親；而她哭的多麼哀傷！

忽然，幾個兵飛馬奔上山頭，口說：「搥骨」。他們意思在說：奉命來搥未死刑犯的手和脚的骨。他們中一個跑到左盜刑架下，一個跑到右盜刑架下。祇見他們舉起大槌狠命的敲下，祇聞他們慘聲極喊了幾聲：死了。那兵們轉身到中間來。聖母捧了手，舉目望着聖屍，若望急得手足無措，想去攔阻；給他們推下；聖婦們嚇的失聲叫喊——那守

兵——後人叫他做隆仁，意卽「刺鎗者」——那時顧不到自己有無權力去阻止那些兵們，大聲呵說：「他已死了！」那些兵們不睬他，隆仁便爭前一步，把長鎗一提，刺開了死者的肋旁，好似對那些兵們說：「你們看，不是他已死了嗎？」那兵們看見他果真已死，便回轉馬頭，下山回城裏去了。

且說那鎗持在隆仁右手中，所以正刺在耶穌的左肋上；左肋裏就是心臟。隆仁當時必用力刺去，爲證明耶穌不能再活，所以那鎗頭深深進去，刺開了聖心。聖心裏的血和水便一點一點流下來，肋旁已開，心臟從此不藏在裏面，而顯示給衆人了。

聖母忍着痛，看這句古經的應驗；她沒有眼眩；毅然，仰着頭望那

鎗頭進去。那鎗不光刺透了她聖子，同時且刺透了她自己的心。西默盎的預言，按着字義在她身上應驗了：那時，她真實做了一利刃刺心之母瑪利亞！可是，她同時知道這一刺的關係：這一刺，簡直——如聖若望宗徒在晚年要說的：是「啟」，是「開」，「啟」——一條愛情的泉源，「開」——一條到聖心裏去的路。鎗頭重新拔出來時，這會三十三年跳躍不停的天主之心，就顯現在她眼目前。她看見了，便「注視」。這聖心不是她的血肉所成了的麼？「耶穌聖心，聖神所成於貞母胎中者」，可是，亦是「永遠聖父之子耶穌之聖心」。她朝拜，她欽敬。

隨後，若望及聖婦們含着淚注視那「刺透了的他」。這次注視，他和她們一生忘不掉，他們要往各處去給人講解：這心多麼愛人！

隆仁刺鎗時，也想到聖母。他心裏想：「她該知道，我沒有歹意，她可原諒我呢？」拔出鎗頭，他回轉頭看看那可憐的母親，祇見她雙目注視那傷口，好似叫他也看他看了，他看見了血和水在流，他看見了裏面的心；同時，他那鐵漢的心柔化了；他覺到眼眶上一熱，淚水源源流出來，釘在十字架上的三人都死了，還有什麼可守衛？號角聲響，他再向裏面一注視，了一下，向聖母望了望。那時，聖母亦對他看了看，他急忙排入隊伍，下山去了。

他離開了耶穌，耶穌却沒有離開他，耶穌亦不許他離開自己。他去了；可是，心中總忘不掉這顯露了的心，紅的，鮮血淋漓的心。過了不多時日，他也加入了這一小小人羣，他也成功了耶穌基多的至

友。天下有什麼事比爲朋友捨身致命，更能表現出心中的愛情？他愛耶穌，他爲耶穌出力傳了教；末了，他爲耶穌捨了生命。（他的瞻禮在三月十五日）

若瑟和尼各德莫

俄而，又有一小隊人，正向這一小小人羣一急趨而來。他們走近了，若望就迎上前去；原來他們是耶穌的朋友，若望也屢次見過他們。爲先一個名尼各德莫，是聖經學士，爲人正直，不恥下問，——這是當時經學士們絕少有的長處，——曾經在夜裏來拜見耶穌，還有一個名若瑟亞里馬底地人，任議員之職，家裏富裕。耶穌生時，他亦曾到過耶穌跟前請他開導。他們倆雖都和耶穌有過交情，且很崇拜耶穌，可是一

位因是經學士，一位因是議員，都是名高望重，不敢顯然和被衆經學士，衆議員，衆名人所屏棄了的耶穌來往。如今若瑟聽說耶穌已被處死刑了，他心中非凡憂傷。哎！這些司祭們作事太不憑良心了。他們殺一義人了。他也懊喪。他不該替他辯護麼？旋又看見許多人從加爾瓦畧山回來，他知道他的朋友已死了，心中很憐惜他。忽然，他想說：他是個赤貧如洗的人，他睡覺連一安首的地方亦沒有；我自己山園裏却有個新的墓，我就讓給他吧。他主意打定，便徑往比辣多跟前，求他准許收屍。比辣多看他情面，許了他；他便去見他的朋友尼各德莫。他們倆本來是膽怯的，現在忽然膽大了。他們倆領了幾個家僕，拿着梯子，殮布，火把等物，向加爾瓦畧山奔去。走出城時，尼各德莫又買了百

斤抹屍的香料。他們急急忙忙上山去，一心要向他們的亡友盡最後的敬禮，同時他們心裏想：這是爲補償些從前的膽怯和失職。路上也許有人譏諷他們，嘲笑他們，他們一點都不睬。

到了山上，請得了聖母的准許，便着手卸屍。那時聖母心中未一塊恐懼擔憂的石頭才落了下來。

一百聞不如一見，他們聽見好多人述說耶穌死的慘狀，現在親眼見到了；且不一會後，還須親手去抱這已鉄青冰冷的屍體，親手去碰每個傷痕。他們對他望了一會，發呆似的不動。他們那料到他受的苦難這般重大！他們哭，他們伏地朝拜；那時，他們大無畏地承認，死者確是天主；他們祈求聖母寬免他們從前的失職……

太陽還在落下山後去，他們快把梯子靠在十字架上。若瑟自告奮勇拾級上去，尼各得莫隨後，立在梯子的中間，若望在梯下，家僕在旁扶助，張開着的傷——頭上的，額上的，眼睛四週的，——都如同在喊：「我渴，我愛！」若瑟先把茨冠慢慢地除下，然後用白布條把屍體綁住，把釘一一拔去，走下一二級，正見到了肋旁傷處。尼各得莫早已注意到了，他們倆面面相看。哎！天主愛人到這地步！

把腳上的釘拔去後，慢慢地，穩重地，把屍體卸下來；人手雖多，却是沒有一些響聲。各人心中都充滿了敬重，愛慕，哀痛。

聖屍卸下後，聖母接抱在懷中；聖母哭，流淚，口親……

然後把屍體放在石櫬上，替他擦上香料。猶太人把抹屍看得很

嚴重，規矩亦很細密。尼各德莫爲此竟買了百斤香料，耶穌身上的一傷口，他們都很謹慎地抹上了。肋旁開處，不容說，他們也碰到了，且也抹上了香料；也許在此時，他們大膽地亦碰了內裏的心。他們膽大，因爲他們愛多。

在古時，有一位無名作家（見聖愛比法尼集），寫了這句話，大可代表後來默想若瑟抹屍事蹟諸人的心景。他說：「若瑟，我羨慕你的幸福的手；你的手碰到了耶穌聖身的手足，那時，鮮血還未盡乾呢！我說：你的手是幸福的，因你比聖多默更先碰着了天主的還在流血的心。」

若瑟是有福的，尼各得莫及諸聖婦亦同樣是有福的；因他們也

先後細察了，或許也撞了這血肉的天主之心。他們都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諸聖」，他說：「使你們能和「諸聖」一同明白基多的愛情是何等長，何等闊，何等高，深，並知道這愛情是超過人的測度的。」

若瑟，尼各得莫後日做了什事，歷史上沒有記載。我們可設想他們亦到各處去宣傳福音。我們亦可設想自己在聽他們談道：他們怎樣描寫卸下後的聖屍；他們講到肋旁之傷；另傷口內的血肉之心的時候，他們的聲音怎樣震顫！面容發燒，眼眶裏飽含着淚水，再三用類似聖若望宗徒的話說：「天主是愛；天主先愛我們，為救贖我們的罪，他遣發了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為證明他的愛，連自己的心也給我們看見了。這心，是「我們親眼看過的，親手碰過的。」

聖伯多祿加尼削

梅乘騏

聖心預備加尼削做自己的良友

聖伯多祿加尼削從小就受到吾主聖心的特意愛護聖人的生日（一五二一年五月八日）恰恰就是路得叛教的日子。那一天，路得焚燬了教宗的誥諭，倡言只須有了信德就可救靈，至於避惡行善，都是無用的虛偽工夫。這種解放人慾的謬說，當然受到大眾的歡迎，不到二十年工夫，日耳曼帝國幾乎十之八九，染上了這異端的毒。

加尼削的青年時期，正是路得異端猖獗的時期。并且加尼削的家世和資質，在在使他容易陷入邪途。他在回憶錄上，自認自認的說：

「我自離家入學，就遇到好些同窗，把罪惡教給我認識；他們更把醜惡舉動爭相誇耀，主，他們應當受你的懲罰，但我亦不能獨自倖免。」這是加尼削謙遜痛悔的表示，然而吾主聖心怎捨得讓他預簡的良友，與墮落的青年同流合污呢？接下聖人又記述說：「主呀，這是你特意的保佑，我今感謝你；又望一切聖潔的靈魂都感謝你，因為你保持了我的軀體，使它從沒有染上不潔的來往，主，我深自知道，依我的本力，潔身自守，是做不到的，只是你聖寵的清泉，熄滅了養情慾的火焰，教我體味到潔德的馨飴，心向心慕；因此，我誓願終身守貞。」

耶穌聖心為諸德之淵，加尼削從小就在向慕聖心的德行，年紀很小的時候，他就喜歡聽道理，看聖像，學禮節，稍長大了一些，他居然

也做苦工。學生時代，他更努力克己，譬如：一五三八年，在封齋前一除肉節的一天上，科倫城裏一般學生，個個狂歡歌舞，酒肉狼藉；然而加尼削看到同學們，在酣醉之餘，所做出墮落品格的事，尤感傷到吾主聖心所受的諸般凌辱，好不悲痛。聖人就決意在這天上，格外克苦，滴酒不嘗。

吾主聖心時時處處，照顧聖人，使他穩渡這青春時期，給他安排有德的導師。當加尼削在科倫求學時，有一位教師，名叫馮愛石，德學兼備。聖人就奉他做神師。每晚必前去談心，誠實地訴述一天的得失，誘惑，幻想，善願。老師亦善為指導。加尼削的愛主之情，也就一天比一天的熱起來。一五三八年，聖人獲得文藝學士位銜。當時，他的父親，就

想給他找一位佳偶；但加尼削的心，已不是人世的希望和快慰所能轉變的了。

一五四三年五月八日，加尼削更一躍而超脫此人世的一切，專心追隨吾主。當日，他把這志願，一一寫明：「因吾主的聖名，亞孟！我伯多祿加尼削，尼曼格人，於一五四三年五月八日，聖彌厄爾天神顯現瞻禮，亦卽本人第二十三週的生日，在全能天主，童貞聖母，總領天神聖彌厄爾與諸神聖之前，誓願日後進耶穌會終身服膺主命。」這一天，聖人稱爲他的第二次誕生日。

加尼削蒙眞福伯多祿法俾爾收進耶穌會之後，一面與聖心深深契合，備嘗聖愛的甘飴；但一面想到吾主聖心被異端人所加的種

種悲傷侮辱，恨不得馬上去援救日耳曼人的靈魂。但他知道：要築樓，要攻戰，先該有足够的銀錢和兵馬；因此，他繼續埋頭苦學，做將來攻斥異端，闡明真道的準備。加尼削格外用心研究聖經，在聖經裏提吸眞光的油，長養生命的活泉，汲取聖心的思想和精神。

聖心顯現給加尼削

一五四六年，加尼削領受鐸品。從此，聖人有了開天門閉地獄的神權，更能把吾主的體血，養人靈，醫人心；那時，他榮主教靈的迫切，也可想而知了。一五四九年，依納爵派遣加尼削傳教德國。聖人得償素志，快慰當然很大；但轉念到自己的軟弱，不免心生憂懼。他在發終身大願的前夕，到羅瑪聖伯多祿大堂，諸聖宗徒祭台之前，俯伏地上，把

他將許的誓願，先託付於諸聖宗徒，後又跪在主保聖伯多祿的墓前。忽有一位天神顯現，指示他當修的德行；隨後，再引他前進幾步，到了聖體台前。那時候，聖人感到吾主聖心所賜的無數恩寵，和這番傳教德國的使命，覺着自己的心靈，污穢卑賤，怎能當得起呢！聖人正在愧悔自謙的時候，聖心顯現了。對此事，聖人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一呀，我之救主，那時候，你洞開了你聖身的心坎，教我能透視到深處；你又邀我上前暢飲，吸取救我的泉源。既然我切切願望的，就是從你心坎中湧出那信望愛三德的波濤，把我全全浸潤起來；我對於神貧貞潔聽命的願望，又是萬分迫切，我就求你把我整個地潔淨一下，還拿你自身給我穿戴完全。此後，我竟上前，把我焦灼的唇舌，貼在

你甘飴的心坎上，儘量暢飲。我又獲得了你的諾言，你要用一種以平安聖愛和恆心結成的服飾，覆庇我的靈魂。得了你這番保障，我就充滿信心，自覺一無所缺，榮主救靈，定有成就了。

加尼削蒙了這次破格的洪恩，就於九月四日，在聖母斯脫拉大·小堂內，會祖依納爵手裏，奉獻聖願，並恭領聖體。他筆記當時的情緒說：「此時，我的信心十分堅切；先前所存的疑懼，盡行消散。這天以後，我自覺別有一種心情，別有一股異力，心神安和，思想準確，待人接物，也更舒泰。」加尼削這番的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是從聖心裏得來的；從此，他可同異端奮鬥，他可在日耳曼復興基多的神國了。

加尼削榮主救靈還愛聖心

聖心特愛加尼削，甚至把自己的心，和這心內蘊藏的富饒，給聖人領受；聖人也全心全力，榮主救靈，爲報答聖心的愛。

護衛宗座

路得和他的爪牙，妄想推翻那不能推翻的羅瑪宗座；種種侮辱，毀謗，誣妄的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加尼削怎能坐視吾主在他的代權身上，受那莫可名言的侮辱呀？那時候，聖人正領到了教宗聖庇護五世的訓令，和總會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的獎勵，先後著了專書兩冊，闢除異端人的狂妄，一洗宗座所受的恥辱。異端人見了這兩冊書，恨之入骨；但又欲辯不能，祇得拿辱罵來當做報復。

講道著書

加尼削奉命担任復興日耳曼的聖教時，民衆的十之八九，已背棄信德；故聖人的第一要務，當然是宣講聖道。聖人居

奧斯堡城內先前有信衆八萬多人。那時，尙能保存信德的，不到十分之一；來堂聽講的，更寥寥無幾。但聖人的講道充滿着福音的光輝，智德的興味，使那少數信徒，聽而不厭，且使那不願聽的，也不知不覺地，被吸引來了。正如聖心所許：「凡有救靈之責者，余賜其能化至頑之心。」

聖人在奧斯堡城的宣講成效有如此。但宣講只限一時一地，不能滿聖人的大志。因此加尼創還從事著述。他所著書中，有要理詳解一書，爲崇正闢邪的指南，爲公教學童必修的課本。其時公教子弟，和一般信衆，因此書而免入歧途的，真是不計其數。

栽培聖召 自路得反叛之後，德奧等國所有的神職班，或被

異端迷惑，或遭武力驅逐。例如在維也納近郊，有堂口一百二十多處，竟找不到一位本堂司鐸，可憐那些教友，真如無牧之羊，給豺狼任意殺害。加尼削仰體善牧的意志，爬山過嶺，走遍了日耳曼、奧地利、意大利、波蘭、瑞士等國，去找失路的亡羊。但這樣的大工作，決非一人所能勝任，因此聖人興辦學校，栽培聖召。計聖人前後一手籌辦的學校，大小二十四座。如維也納京都公學，當初小達尼老，就在那裏讀過幾年書的。過後，這位年輕大聖，有志修道，也會親自去地林、更城求教。加尼削此外，聖人復遣送有為的青年，到羅瑪、日耳曼大學，以求深造。聖人鞠躬盡瘁，到了高年，退休於弗利堡公學。一五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聖多默宗徒瞻禮日，加尼削便永遠安眠於吾主的聖心中。

聖師伯辣彌諾

王仁生

聖伯辣彌諾是意國多斯加納省人，生於一五四二年十八歲上，得勝了父親的阻撓，進耶穌會一五七〇年，晉鐸品，在魯文大學教授神學，一五七六年起，在羅瑪大學內教授辯惑學，著書立說，衛護眞道，駁斥異端，聲名大顯。聖人又任神師，指導青年修士。類思公撤格就是他當時的神子。其後，聖人歷任院長，省長等職。一五九九年，教宗擢升聖人爲樞機，任禮部，聖職部，禁書部等顧問要職，並研究羅馬大日課等事情。一六〇二年，教宗親自祝聖他爲加布總主教。聖人在加布住了三年，又返羅瑪供職，襄助聖教要務。聖人在晚年，隱居少出，專

務內修，並著神修小冊五種，都是膾炙人口，聖方濟各撒肋爵奉爲至寶。一六二一年九月十七日，聖人安逝於羅瑪，享年八十歲。一九三〇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把他列入聖品；一九三一年，又敕封他爲聖師。

聖人的良善

吾主耶穌曾指着自己的心，說：「我是良善心謙的。」聖心的良善是出於愛人的熱情，對於這點，伯辣彌諾懂得很是透澈；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父！寬赦他們吧！因爲他們不知道所作的是什麼事。」聖人就詮解說：「耶穌在十字架講壇上，第一就教訓愛德：『基多』，在頭上，箍着茨冠，疼痛至極；他懸掛在苦架上，痛苦難當，加之汗血流盡，肌膚剝傷，眼見侮辱的醜態，耳聞咒罵的惡聲；但他把一切置

之度外，好像苦還不是苦，他只想拯救仇人，呼號說：「父，寬赦他們吧！」……耶穌，你的愛情，誰能推測？我見你的心，在這苦難當中，好像一塊礁石站在海中，被波浪衝擊，仍屹然不動，不受毀損。你眼見仇人欲釘死你，你反良善待他們；他們戲侮你，譏笑你，磨難你……你待他們，終不以怨報怨，反待他們如父親愛護自己的子女一般……「大水不能滅仁愛」，基多的愛火炎炎，懷念普世人靈，雖有極刑的橫波，虐苦的大浪，終不能撲滅他愛情的火焰，所以在這痛苦的洪水中，他的愛火仍是炎炎日熾……」

伯辣彌諾不但懂透了聖心的良善，還實踐了基多的愛德，效法了聖心的良善。

聖人的性子本是激烈暴躁的，所以他遇到了意外的逆境，臉上便泛起紅暈；但一轉眼，他低下頭，得勝了自己，迅速地恢復了平靜的面容，良善的態度了。

他在幼年時，管理學生，常懷着眷顧慈愛，總不願嚴罰苛責。他會見教師們責罰學生過分嚴厲，便說：「這種過分的嚴厲是有害無益的；學生受了重罰，便心寒膽縮；再進一步，便是用說謊來文飾自己，躲避嚴罰。」他當院長省長時，待屬下會士真如慈父；每次接見，必先迎屬下就座戴帽，然後談話；談話畢，必送之出屋。他在每個會士身上，見到基多的肖像。

聖人到加布去上任時，加布教區神職班中有不很盡職的，心中

懷着疑懼；但一同聖人接談，就都喜樂愛戴，并且奮勉改過。

伯辣彌諾樞機的人才學，極受當時人的崇拜。有一次，某樞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竟然當衆駁斥他的學說。別位樞機便請聖人辯正。聖人雖能三言兩語完全辯白，但爲愛德起見，寧願犧牲榮譽，緘口不言。他在著書立說駁斥異端的時候，對於字句，常再三斟酌，力避十六世紀筆戰的習俗。他的理論是充足的，緊張的，他的語法是婉轉的，和平的，使異端教人讀了，不致有惡劣的反感。

聖人良善愛護窮人，猶如子女。他說：「窮人是我的子女，是天主在我被祝聖主教時交給我的。」他在每個月底，見賬上尚有餘銀，必令人散給窮人。加布城中的窮人也知聖人慷慨大量，所以每晨必聚

在堂外候着。聖人舉祭完畢，出堂返衙，必笑容可親地俯聽他們的請求，然後按各人的需要，施行哀矜。

有時，人們似乎不信任聖人的良善仁愛，聖人便覺得很難受，但他仍是寬容。有一次，聖人被竊人把竊賊的姓名告訴他，他就喊說：「我完全寬赦他，他爲何不向我求哀矜？難道我不給他麼？從此以後，他該直接向我討取哀矜，我必要幫助他。」又一次，一泥水匠偷竊聖堂內的聖物，聖人便飭人叫到他來，給他銀錢，說：「你把這錢收下吧！你爲何不來求我，你快許下以後不再偷竊了，我要按月送錢給你呢。」

聖人的救靈神火

吾主聖心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上愛天主，因而極願受盡萬苦，以賠補聖父所受的凌辱；下愛衆人，因而極願備嘗極刑，以救贖人類，使人再成天主的兒女；所以耶穌身懸十字架上，大聲喊說：「我渴！」聖奧斯定說：「這一渴」字，不獨表基多肉軀的枯渴，也表他神靈的渴願；就是渴願仇人信他而能救己靈魂。」伯辣彌諾聖師也把這「我渴」一詮解說：「基多渴願天主的光榮，渴願救人的靈魂；我們也該渴願天主的光榮，耶穌的光榮，並渴願救人的靈魂，救自己的靈魂。基多的渴願，見諸實行，他的一生言行，如講道受難等事，無非是爲光榮天主，救人靈魂，以恩報恩，這是理所當然，我們受恩無數，該怎樣報恩，才能不辜負主恩？我若把這端意思存想着，榮主的渴願自會炎炎日熾。

我們再想：「天主這樣愛世人，至於把他惟一子捨給了。」及「基多愛我們，爲我們捨了自己，當作獻天主的儀物及祭品。」想到這裏，我們該激發憐憫的情緒，渴願救靈。」

伯辣彌諾一生言行，可以把「榮主救靈」四個字來總包括着。他知道耶穌會的宗旨，所以不怕父親的阻礙，毅然決然，進耶穌會；專務榮主救靈的大事。這榮主救靈的心火，不是他進會後才燃起的。他在五六歲上，就穿着小白衣，把方櫬倒置着，立在中間，宣講道理，弟妹們環坐聽着。進會後，雖未登鐸品，常奉命到各處講道。他在二十二歲，對方濟各會士詮解聖經，經過後，聽講的會士彼此議論說：「他詮解聖經的時候，不是我們都覺心熱嗎？」由此可見，那時聖人的內心愛火，

已能點燃別人的心火了。聖人一生講道，不知有多少次，屢次信衆們批評說：「這位講道的，不是人，竟是天神；他講的這般動聽！」

聖人不但有動聽的口才，還有深造的學問，好學不倦是他一生的特點。他從八歲起，就減少睡覺的時間，爲能多祈禱，多讀書。後來每天僅睡六小時。他生平私下的工作，是祈禱與讀書，讀書與著作，總沒有空閒的時候。所以他在八十歲上回憶一生，說：「我從未尋求過安逸，自進會以來，常不斷地工作。」

伯辣彌諾在進會的初期，身體是不很强健的。他說：「三年哲學，三年病痛。」但他充滿着榮主救靈的心火，知道沒有體力，難能爲天主多做工作；所以他在佛老倫斯教授文學時，在聖體台前懇切求賜

健康求罷，便往見院長說：「神父，我不病了，天主已治愈我的病弱，我能授課了。」果然，他以後除授課外，又能講道，雖職任繁重，終不病倒。

聖人深悉人的精力有限，只講道訓衆，不能普及遠方，及留久長，所以他把筆墨代他的口舌，把字句代他的言語，一生努力，著書很多。今舉一二作例：要理問答一書，是當時家誦戶曉的書籍，到一六〇〇年，已譯成六十國文字；後來華底岡公會議，想把它當作聖教會普世要理問答的底本，辯惑是當時攻斥誓反教的利器，異教人讀之而歸正者，不可勝數。聖人晚年所著內修書五本，迄今人猶傳誦不絕。

聖人的榮主教靈神火，不只限於歐洲，並且擴展到普世。他身當樞機重任，自然不能親自到遠方傳教；但他有一個補救的方法，就是

在遠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們有什麼需要，他就慨然出力幫助。當時在印度傳教的諾皮理神父，切願歸化婆羅門；因此對於當地的一切習俗，凡不相反信道的，他都儘量採用；但當時的傳教士們對於他的舉動頗有異議。伯辣彌諾樞機爲鼓勵諾皮理神父的勇氣，便寫信安慰他，並寫信給臥亞總主教，替他辯護。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的利瑪竇神父也懷着和諾神父同樣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了一六一四年冬天，金尼閣神父從中國到羅馬，覲見教宗保祿第五世，報告中國教務。伯辣彌諾樞機，就乘便寫信託金神父轉給中國信衆，祝賀他們領受福音，並勸勉他們遵守主誠。信末云：「遙知敝會昆仲，常隨君等，左之右之，以進於善，余故毋庸多贅。惟祈天主，因吾等救世主耶穌。」

基多之名，保全君等，康健安吉，更望彼此互相祈禱，共得常生。聖人榮主救靈的神火完全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

★

★

★

伯辣彌諾是一位大聖人，一位大聖師，他的言行真是我們的表樣，他的著作真是我們的光亮。當時，聖心的敬禮，尙未傳揚；但聖人在他的著作中宣揚基多的愛德，在言行中效法基多的愛德，所以他雖沒有直接提倡敬禮聖心，他却用著作，用言行，做了聖心的宗徒。

聖類思公撒格

G. Pope

吾主耶穌聖心，首次顯示聖心於聖女瑪加利大，是在一六七四年上。聖類思公撒格是在一五九一年上去世，但我們有聖女瑪達肋納巴齊的言語，可以作証類思確是一位敬禮聖心的前驅，傳揚聖心的宗徒。

一六〇〇年四月四日，聖女瑪達肋納巴齊得天主的默啓，見了類思在天堂上的榮耀，她就述說：「類思公撒格的榮耀是何等大呢！若不是耶穌給我顯示，我總不能信他有這樣的榮耀。我願走遍世界，來宣揚依納爵的神子真是一位大聖人。他在世人，常發愛情的火。」

箭，射中天主第二位物爾肋的聖心，現在他在天上，這火箭還射到他心中留着不去；他在天堂的榮福中，常和天主契合，所以他的愛情是常熾不息。

愛慕耶穌苦難及聖體

「兵丁們來到耶穌跟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砸折他的腿；但有一個兵丁用長鎗扎開他的肋旁，立刻有血有水流出來。」（望：拾玖，三十三，三十四）這從聖心流下的聖血，就在芒都亞地方珍藏着，做了公撒格侯爵的傳家之寶。類思的遠祖味增爵公撒格曾得教皇特恩，能在胸前懷着聖血，引領十字軍去奪回吾主的聖地。敬禮這從聖心流下的聖血，自然也要敬禮這聖血的來源地——聖心，所以敬

禮聖心，可說是公撒格大族的祖傳敬禮，類思生長在這環境中，對於聖心，當然也有一番熱誠。

「一人的愛情，沒有比爲朋友捨命更大」，所以聖心的愛情與他的苦難是永久不相分離的：聖心是愛情的情緒，苦難是愛情的表現。因此，誰愛聖心，而不愛他的苦難，這個愛情不能說是真摯的愛情。類思從小就愛慕耶穌的苦難，把它做他日常默想的題目；他到處找尋畫像，使他能記憶吾主的苦難。他在懷中常藏着一塊有紅斑的圓石，因爲紅斑就是聖血的象徵。旅行時，他一進旅館，第一件事就是找苦像；找不到，他就用炭在白紙上畫一個十字，跪着做長久的默想。後來，他找到了一個小苦像，就把它藏在懷中。他在芒都亞做完避靜，便央

人把苦難的道理，替他抄錄。他在家中，常閉着門，跪在苦像前，流愛情的熱淚；有時，也伸手作十字形效法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他在臨終時，手執着苦像，注目瞻望；他在死前，伸手除去他的睡帽；人替他戴上，他又除去，望着苦像，說：「耶穌基多死的時候，頭上也沒有帽子。」類思在生命的末刻，還是想着耶穌的苦難。

十字架是聖心的講壇，但若僅有十字架，而沒有聖體聖事，耶穌聖心的愛情也不能滿意。所以類思愛慕耶穌苦難，也愛慕耶穌聖體。他的初領聖體是經米蘭總主教聖嘉祿預備的；從此，他對於聖體常懷念愛慕。他雖切願多領，但因當時的習俗，每星期只能領一次。他就把一星期分作兩份：前三天為感謝上主日領過的聖體，後三天為預

備下主日將領的聖體。他到領聖體的隔夜，把內心的孺慕格外流露出來。他蒙天主默啟，預知死期是在聖體瞻禮後第八天。在死的那天早上，領了臨終聖體，便沈醉在聖心的愛情中。長上問他說：「類思，怎樣了？」他答說：「我要去了。」——「到那裏去？」——「到天堂上去。」他到天堂上去享受聖女瑪達肋納巴齊所見的榮耀了。

喜歡凌辱

愛慕了高懸在十字架的耶穌，反能貪圖世榮麼？愛慕了頭戴茨冠的耶穌，反能戴着花冠麼？「僕人不能比主人大。」（望拾伍，廿。）類思是斐爾弟囊公撒格侯爵的長子。他在家庭中，社會上，能享受說不盡的榮華富貴；但他認清了耶穌的苦難，所以他「不願意在別的

事上自誇，不過在吾主耶穌基多的十字架上自誇；因這十字架，世界爲我是釘十字架的，我爲世界，也是釘十字架的」（加拉達書陸，十四，五）。他便毅然決然同環境奮鬥，爲實現他效法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志願。

費爾弟囊侯爵，見長子才德出衆，辦事精明，他愛他喜歡極了他。想公撒格大族更該顯揚了。

類思得了聖母的指示，便要離開世俗去進耶穌會，但他知道父親的愛情，希望，威權，他怕，他就央他母親去轉言。果然，侯爵大怒，嚴詞推絕了他的請求。他沒法只得逃走；但逃了兩次，都被人找回而受監視。他知道在人的方面是無能爲的了，乃專心仰求天主和聖母的助

佑他經過了兩年的奮鬥，才得了勝利。一五八五年十一月二日，類思得了皇上的御旨，在公撒格合族人前，鄭重聲明：把所有世爵，讓給胞弟落多爾拂。

侯爵見類思意志堅決，不得不允許他進會修道；但侯爵願意類思在修道生活中少受些苦。因此，他設法在羅瑪公學中另闢一屋，讓類思居住。但類思進會是跟隨耶穌背十字架；所以他跪求了父母的降福，大踏步向羅瑪走進安德肋初學院內，開始他貧窮吃苦的生活。類思棄絕世榮的心意，不是進會後才實行的；他在家裏常找尋機會，來討取輕慢凌辱。有一天，他在米蘭城內遇到大慶日，便騎着一頭瘦弱的母驢，帶着兩個僕役，在熱鬧市場中，徐徐而行；人們見了，都

不停譏笑，他反滿心喜歡，因為他能效法了飽受凌辱的耶穌！

他進會後，凡有賤役，常欣然承行。他屢次求長上准他穿了破衣，背了飯囊，像乞丐一般到羅瑪城中去週遊。友人問他這般裝束，心中覺得羞愧嗎？他答說：「有着吾主的表樣，我怎能覺到羞愧呢？我能够效法耶穌，這是極大的光榮！」

一五九一年春，意大利大荒，饑民無數，到處悲號求救。類思背了皮袋，在羅瑪城中，為難民沿門求乞。他得了許多哀矜，救濟了無數難民。聖類思愛慕耶穌的苦難，因而效法耶穌棄絕世榮，愛慕凌辱，真可說是到了高超的地步。

恨罪及愛人

聖類思明白懂得世上沒有一件事比罪更能傷吾主聖心，所以他疾惡如仇。他在四歲上，拿了火藥偷放大炮，又聽見了惡言，就無意識地學着說了幾遍。這是聖人屢次痛哭流淚的過失。他在弗老倫行初次告解，悔罪極其懇切，甚至昏倒於地。

類思能成功聖人，雖說有熱心的母親，但另外是他本人的奮勉。類思的奮勉是在躲避罪惡，所以常把「這事對於永遠有何關係」來提醒自己。他還做了利害的苦工，他在十三歲上，已活克苦的性命。每星期內，三天工夫，只吃清水麵包；打苦鞭三次，他的苦鞭是一條牽狗的鐵鍊。他還用刺馬釘做了一條束腰帶；他睡眠休息，也不使自己安逸。他在被褥下放了許多小木塊。他的母親見他這般克苦，很爲愁

慮，因此，她求侯爵准類思進會，一因為類思若這樣把身體遭蹋下去，在家裏是活不長久的；若許他進會，他該服從長上的節制，這樣，可救了牠的性命」。

類思在十歲上發了貞潔願，對罪惡作進一步的絕交，他為保護潔德，常常護守好自己的眼目。類思謹小慎微，進會後，雖一條極小的規矩，也不敢故意去犯。

聖人恨罪，因為罪傷耶穌聖心，他祈禱說：「天主，我願明白怎樣愛你纔能相稱你的至尊；我見信友待你這樣辜恩，我心中確實難受」。他也設法使人們少犯罪凌辱天主。類思在幼年時，在主日上，到公共場所或十字街口，雜在那些襁褓的兒童們中，招集他們，憐愛他

們，給他們講論天主、聖母和聖教要理。後來，他聽說耶穌會在遠東開教，成績卓著，他便願意進耶穌會到外方去傳教，勸人進教，少犯罪，多愛主。

窮人，病人都是基多的肖像，類思愛了耶穌，能不愛他們麼？小類思常在父母面前，做窮人的保人，替他們代求哀矜。

類思的死是愛德的致命。在聖母神慰醫院內，一座客廳裏的大理石上，刻着一位背負病人的少年，下面註着辣丁文，說：「一五九一年，城裏時疫流行，耶穌會士類思公撒格，背負病人進醫院，染了時疫，爲愛德致命。」當時，類思到醫院裏服事病人，病人中最難堪，最污穢的，類思更加喜歡服事，所以他的同伴稱他是愛德的天神。一五九一

年三月三日，類思到聖母神慰醫院，路上遇到一個染上時疫的人，他就把病人背進醫院；當夜，類思回到修會，就染病臥倒。他相信自己不久要飛奔到聖心那裏去了，就滿心悅樂。

聖體瞻禮第八天早上，顧病修士見類思比平常好一些，就對他說：「你還活着麼？死還沒有照你說的來到麼？」類思對旁人說：「我今晚就要去世。」

★

★

★

一五九一年六月廿一日，聖體瞻禮後第八天的瞻禮六（就是現今的聖心瞻禮日），類思棄世升天了。一六七五年六月廿一日，聖女瑪加利大及眞福高隆汴第一次舉行聖心瞻禮；一六八六年六月

廿一日，聖母往見會巴萊修院奉獻合院於耶穌聖心。這是第一次舉行的奉獻禮。這幾個日期，遙遙相符，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中，也許存着深奧的意旨。

一七四七年二月七日，格來孟多七世欽定聖心瞻禮。二月九日，耶穌會會士瑟來斯底害病垂危；他見類思顯現，治愈他的病，並對他說：「因你在病中，不求別事，但求領臨終聖體及承行天主的聖意，所以天主俯允我的祈禱，賜你痊愈之恩，使你專務修德前進，並盡心竭力傳揚耶穌聖心的敬禮。」如今，聖類思在天堂上，也一定願意我們各個人敬禮聖心，傳揚聖心哩！

聖依納爵

朱佐豪

耶穌會傳揚聖心敬禮的使命

一六八八年六月二日，聖女瑪加利大在神魂超拔之中，聽得這幾句話：「爲使人認識愛慕這寶藏（耶穌聖心），且把它分施於人，這責任固然是托付於往見會修女們；可是，爲使人明瞭且認識這寶藏的效益與價值，那是耶穌會司鐸們的職責了。」一六八九年某日，聖女又得默示，知道耶穌會司鐸們將要分施聖心敬禮的效果，與使人嘗此敬禮的甘飴。

耶穌聖心揀選耶穌會士爲傳揚他的敬禮，這完全是聖心的特

殊寵錫。可是，依納爵的神子們，所以得此特殊寵錫，我們也儘可推想其中一些理由。現在飲水思源，我們不妨研究耶穌會、會祖、依納爵怎樣栽培了耶穌會士，使他們步真福高隆汴的後塵，引導人們取用這聖心的無限寶藏。

依納爵的神操

耶穌會的創立，可說是植基於神操（避靜神工）上。依納爵勞耀拉，一個奮不顧身的勇將，因在戰場上受了傷，養病時，念念聖人行實，賴着聖寵的感動，便看破塵世，定志棄俗精修，犧牲一切，做基多的勇兵，從魔鬼手中救出無數的靈魂。天主爲煉淨這向來醉心世榮的依納爵，叫他經驗了靈魂上的一番風波：由黑暗而入光明，由失望而

獲依靠，由怕懼而達熱愛。這番經驗便是神操的由來。天主這樣煉淨了依納爵，使他全心全靈燃燒着榮主救靈的神火，也就使他利用這神操來招募同志，造就了方濟各，法勃爾等爲創興耶穌會的柱石。神操究竟是甚麼？它怎能培植無數的耶穌會士，使他們仰合聖心的意願，傳揚聖心敬禮呢？

簡畧地說來，神操的目的，就是克勝自己，使能完全按着天主聖意而生活。

爲達到這目的，必先認明人生在世的宗向，就是爲讚美恭敬奉事天主。可是，在實現這宗向的路上，有一個大仇敵，就是罪。所以行神操者，當明瞭罪的醜陋，罪的兇惡，全心痛恨自己的辜恩負義，得罪了

無窮美善的天主懇求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垂憐寬赦；并且定志以後要以愛還愛，為主勤勞。這便是神操第一週的精神。

明瞭了人生的宗向，糾正了已往的錯誤，行神操者當奉誰為將來生活的表率呢？耶穌降生為人，是為攻打魔鬼和罪惡，使天主的神國臨格普世，天主的聖意承行於地。行神操者要聽從耶穌的呼召，奉他為元帥，隨他的指揮，去從事這神聖的戰爭，從魔鬼手中奪還靈魂。所以第二週的主要的演習，是默想耶穌的一生言行。

為堅固這跟隨耶穌的志向，行神操者要默想耶穌的苦難，瞻仰耶穌為光榮天主，也為愛慕我們的緣故，甘心揀選這無限的痛苦；這便是第三週的旨趣。

做耶穌的勇兵，與耶穌同勞同苦，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也要與耶穌同榮同樂。所以行神操者，在第四週內，默想耶穌復活後，顯現諸奧蹟，未了，瞻仰天主的無限愛情，無數恩惠，不覺神情大動，向主曰：「我主天主，請爾納我自專之柄，收我記明愛欲三司，凡我所有，皆爾恩賜；我今悉數繳還，憑爾聖意統御，惟以愛爾誠心，及爾聖寵洪錫，賦施於我；我即充裕富饒，不圖外物。」亞孟。

神操與聖心敬禮

聖心的敬禮，就是要人認識聖心的愛情，認識聖心愛情所受的辜恩忘義，因而以愛還愛，並且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把自己一切所有，完全奉獻於聖心。聖依納爵的神操，完全幫助人達到這聖心敬禮。

的目標。

神操第一週，叫我們認識人生宗旨，就是讚美恭敬奉事天主。換句話說，就是愛慕天主，愛德的仇敵，就是罪。罪是傷聖心的刀劍。所以行神操者要在苦架之下，痛恨自己的辜恩負愛；并且思量自己怎樣去賠補聖心所受的諸般凌辱。神操第二週的精神是聽從聖心的呼召：「我渴，我渴願救人的靈魂。」行神操者，默想耶穌的一生言行，願意跟隨耶穌，去征服這罪惡的世界。神操第三週，按聖依納爵的意思，我們該默想耶穌外面所受的一切凌辱痛苦，我們該特地默想耶穌聖心中所受的憂悶傷痛；因而我們努力與聖心同憂同苦。神操第四週的精神完全符合聖心的良善可愛；我們默想吾主復活後顯現於

宗徒時的一番慈愛溫良，誰能不同多默宗徒，跪在聖心前，充滿着驚訝愛慕之情，向吾主說：「我主，我天主！」

至於默想天主的恩愛而後把自己完全獻於天主，這就是敬禮聖心中最重要之一點。耶穌聖心願意瑪加利大與高隆汴奉獻自己於聖心，當作全燔之祭。又願意各國君臣，各個家庭都獻於聖心，奉聖心爲君王，隨聖心安排一切。聖依納爵叫行神操者，末末了念的獻已誦，豈不就是這種精神嗎？

這樣看來，受了神操訓練的耶穌會士，就具有敬禮聖心的精神；準備着仰體聖心的囑咐，傳揚聖心敬禮。

依納爵的傳教精神

教宗良第十三所准，又經教宗庇護第十一修改的奉獻人類於聖心誦內說：「…今欲契爾益堅，各願獻己於爾聖心。夫人未識爾者衆焉！違爾誠，背棄爾者，亦衆焉！至慈耶穌，垂憫若曹，引之同歸爾聖心。…」原來愛慕聖心的特效，就是切願他人也來愛慕聖心。傳教精神與聖心敬禮，可說是分不開的。

聖依納爵的傳教精神，真是偉大。他根據着神操中的一「基多神國」的精神，創立了耶穌會，以愈顯主榮爲目標，到遠方去擴張基多的神國。按西滿勞德利垓的記錄：依納爵與六位同志，「都滿腔神火，願往聖地，犧牲他們的一生，爲拯救人靈；他們的談話資料，便是怎樣宣揚眞道於教外人中」。後來，往日路撒冷的計劃不能實行，他們就

去覲見教宗聽他安排。一五三九年九月，呈進教宗保祿第三的會典要略上，這樣說：「我們看來，這是非常有益的，就是我們每人許一特愿，使當今教宗和繼他位者諸基多代表，爲拯救人靈，廣揚信德起見，遣發我們到任何區域，我們毫不猶豫推辭，惟有聽命前往，即刻動身。不論是土耳其人中，或教外人中，卽或所稱的印第安人中，或異端教徒，裂教徒，或信友中。」

聖依納爵創立耶穌會爲按會規當服務傳教的修會的先驅因爲以前的各種修會，按他們的會規，都非從事傳教的修會。耶穌會以傳教爲目標，所以初學有二年之久，并且自進會至發末愿，當經過十餘年的試探。利拔代乃拉神父于一六零五年所著論耶穌會之地位

一書上，申說：「耶穌會士不擔任居住一處的本堂司鐸的本分，不接
受管理女修會的本分，都是因為按會祖的意思，耶穌會士應當預備
好等候着教宗或長上的命，不論何時，到遠方去傳教。再者，耶穌會士
沒有一定的服裝，也是因為有了一定的服裝，在傳教區內能有許多
不方便處。至於依納爵所規定的讀書課程，除通常文字外，還有各處
傳教地的言語課。」

依納爵渴願普世衆人都認識愛慕造世贖世的真主，他的心懷，
就是那奉獻人類於聖心誦的精神：「特使蕩子速返父家，勿以飢
困而亡。其爲謬理所惑，或因異見而離散者；懇爾亦爲之王，導其崇正
同信，速成一棧一牧。其尙迷於崇邪或回教者；懇爾亦爲之王！」

傳教精神與傳揚聖心敬禮

依納爵的神子，充滿着傳教精神，救靈神火，如今接受了聖心的特囑，就努力傳揚聖心敬禮於普世。我們不講別的，只提出在我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就够了。

聖心顯現後，不滿四十年，即一七一二年，殷弘緒神父自中國寫信到歐洲說：「聖心敬禮，在我們的教友中，是很普遍的；這敬禮，使他們對於救世主的人性，發生很大的敬愛。」

馮秉正神父也於一七一二年左右，在北京傳揚聖心敬禮，且編了一本聖心規條費隱神父亦在那時候在江南傳揚聖心敬禮，成績非凡。在中國最聞名的聖心宗徒，德瑪諾神父，於一七二二年至一七

三〇年，在杭州造了中國第一座聖心大堂。神父自謂在華傳教三十餘年，所有成績都當歸功於聖心嘉德神父在湖南傳教時，寫信說：「一切傳教成績，都該歸功於教友們的熱心，恭敬聖心，這真是可以安慰的。教友們家中，都掛着聖心像；每瞻禮六，公念敬禮聖心經文。」

*

*

*

聖依納爵把神操造就傳揚聖心敬禮的人；又這聖心的敬禮，因着耶穌會士的傳教精神，得宣傳於普世。神操開首有一遍向耶穌聖靈誦，其中一句，是「藏我於聖傷中」。如果我們把這一句仔細體味，就要說：「藏我於聖心中」。聖依納爵雖然活在巴萊大顯現之前，但他的精神，的確是聖心敬禮的精神啊！

聖奧斯定

E. Reinand

在達瑪斯路上，一道神光把掃祿打倒在地；這個時候，基多的聖寵把掃祿頑固的心完全變化了；兇狠仇教的掃祿變成偉大的保祿宗徒了。三百餘年後，基多的聖寵，在奧斯定心中，又結了同樣的果實。不過，奧斯定，在他的達瑪斯路上，徘徊了三十二年之久。並且叫他回頭轉來的，不是耶穌的顯示，而是耶穌聖心謙卑自下的德表。

奧斯定的歸化

奧斯定在這三十三年之內，不但放蕩形骸，醉心功名；而且又陷於瑪尼的異端，懷疑一切。他從斐洲渡海到羅馬，再從羅馬到米蘭流

連忘返。那時候，他所追求的是快樂；而他所得到的祇是煩悶紛擾。

耶穌是尋覓亡羊的善牧。失路的亡羊奧斯定，想不着仁慈的基多；而仁慈的基多正在呼喚他，追尋他。

奧斯定到了米蘭，曾去拜見總主教聖盎博羅削。又因為景仰盎博羅削的緣故，到米蘭大堂聽他講論聖道。自從這幾回聽了聖盎博羅削演講之後，奧斯定對於聖經的觀念也不無變化了。以前，奧斯定以為聖經上所記載的，無非是一些無稽之談；從此以後，他也知道聖經實包含着解決人生問題最完善的原則。同時，他把新柏拉圖派柏老丁的哲學，和聖經上的教理教義，比較了一番。不但他的唯物觀逐

漸推翻，連他的人生觀也就根本改變了。

不過，聖經上的道理最使得奧斯定感動的，倒並不是一「天主聖子，自無始之始，生於天主聖父」高厚玄微的奧蹟，而反是一「物爾朋降生爲人，自卑自謙」的表樣。他歸化之後，自述他當時內心的情況說：

若望經上解釋物爾朋的來由，這樣說：「在無始之始，有物爾朋，物爾朋即是天主；萬物都由物爾朋而受造。燭照入世衆人者亦卽物爾朋。惜世人不認識他……云云」。這端奧蹟固然玄妙無比，然而在柏拉圖派的書籍裏頭，也有彷彿的道理。至於若望經所說的「物爾朋成爲肉軀，取人性而降生到世上；世人凡信仰他的，他賜以做成天主」

子女的可能云云；這端物爾朋自卑自謙的記述，那末，那些柏拉圖派哲學家意思不到了。他們固然也說過：天主的聖子是永遠存在的；人的靈魂是不死不滅的；人的福樂是在認識天主，同天主親密契合。但是，他們並沒有說過，也斷乎想不到：天主聖子爲救贖罪人而被釘受死。他們固然也窺見了人生的宗向；不過，怎樣達到這個宗向？那末，他們就一無所知了。這是爲什麼緣故呢？

思念及此，奧斯定恍然大悟。天主待人的奇妙，祇有自認爲謙卑者，天主才肯訓誨他，使他在良善心謙的聖子身上找到安息，尋着眞光。那自命爲聰明者，既不肯聽從耶穌，耶穌也無從啟迪他們。他們既

不屑取法耶穌聖心的謙卑，所以，他們雖知有天主，但仍不肯事奉天主。

這時候，理論方面，奧斯定已沒有疑難了；不過，因他留戀情慾，意志還很薄弱。他雖看透德行的美麗，而已起了向慕之心；然而，他仍舊沒有力量脫離罪惡。——他一面固然願意信仰，然而一面，又沒有毅力實行信仰；他一面也未嘗不祈禱，同時，卻又怕天主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心境遊移不定，進退皆難，——真是可憐！

當他猶豫不決之際，他展開保祿書信念到：「不要好色，淫蕩；該當穿上基多耶穌。」就在這時候，基多的聖寵把他改變了。吾主

耶穌曾說過：「我是良善心謙的；你們勞苦負重擔的人，到我這裏來吧；我要給你們安息。」奧斯定領悟了這句話，就——如同在達瑪斯路上的掃祿——向耶穌說：「主，你欲我做什麼呢？」

奧斯定的基多觀

三八七年四月二十日，奧斯定在聖盎博羅削手中，領了聖洗。他浪漫的生活從此告終，而「聖心良友」的生活也從此開始。

領洗之後的奧斯定，在耶穌聖心裏，找到了內心的平安。基多就成了奧斯定思想和生活的中心；奧斯定就做了基多的忠僕。他登了鐸品，升了主教；四十三年工夫，爲基多効勞；著述講道，衛道傳教，不

遺餘力。而他的內心無時不同耶穌聖心親密相契合着。

聖奧斯定闡明了聖寵的奧理，因此得了一「聖寵大師」的美名。他又把愛德做他著述的中心觀念，所以也被稱爲「愛德大師」。——但是，聖寵、愛德，在聖奧斯定的著述中，並非幾個抽象空洞的觀念；爲奧斯定，聖寵和愛德是耶穌基多的代名詞；奧斯定的寫作上祇有耶穌基多，因爲他心中也祇有耶穌基多。他攻斥瑪尼，正因爲瑪尼的唯物論遮蔽——基多——真光的燭照；他攻斥陶拿黨，因爲陶拿黨人分裂聖教會，就是支解基多的奧妙身體；——他攻斥貝拉祺派諸謬說，因爲照了他們的主張，人類也不需要基多的聖寵。

聖奧斯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耶穌基督。然而在耶穌基督身上，最使得奧斯定感動的，奧斯定所最熱切欽仰的，那一定是耶穌聖心的仁愛和謙卑了。聖奧斯定追溯吾主一生言行，就知道耶穌基督三十多年的生活是一個繼續不斷的仁愛犧牲；天主聖子，爲愛我人降生下世，一生受盡痛苦凌辱，卒至釘死在十字架上；死後，又被長矛刺入心胸，流盡心內的聖血。原來，在十字架上，爲朋友捨身而死，固然是友愛的莫大憑據；但是爲良善心謙的耶穌，仁愛和謙卑是分離不開的。所以耶穌不但甘心爲我們捨生而死，而又願意爲我們死得這樣謙卑悽慘。

奧斯定講解聖經的時候，凡經上有記載耶穌疲乏，飢餓，口渴，恐

懼等事實之處，他常常提醒教友們，叫他們注意到耶穌一生內心的謙卑自下。他自己也慣常以「謙德導師」的名稱加給基多——可見，奧斯定的心是被良善心謙的耶穌佔領了。因此，我們可以把聖奧斯定的基多論這樣總括着說：「基多以人性而論，爲引導世人親近天主聖父的途徑；以天主性而論，基多爲我人生活的歸宿，神魂的安息之所；他是天主的物爾朋。但是，如果我們要從奧斯定心裏的變化上，攷察他念念不忘的基多觀，那末，奧斯定的心目中念茲在茲的基多，是降生爲人，自卑自賤的納匝肋耶穌。這個觀念，奧斯定從良善謙卑的耶穌聖心中體味出來之後，便奉爲思想的中心，生活的原動力了。奧斯定之所以做了一「聖寵大師」，「愛德大師」，實因他是耶穌。

聖心的良友的緣故。

★

★

★

在一幅聖奧斯定像上，聖人手中拿着一顆冒火的心。聖人彷彿在對我們說：「教友，這是我的一顆心，被耶穌聖心仁愛之火所燃燒着的。當我忘卻天主，流連在世物之中的時候，這個心常是煩悶紛擾着。自從我信仰耶穌之後，我在謙卑自下，仁慈良善的聖心裏，找着了道路，真理，生命，——內心的安息。你們效法我吧，如同我效法他一樣：把他的情緒做成你們的情緒，把你們的心變化成爲他的心吧。這樣，我們拿着一「聖心良友」的資格，偕同耶穌基多，在聖神的默導之下，以孝愛之誠心，同來事奉天主聖父吧。」

聖五傷方濟各

F. Cesbron-Lavau

聖心是耶穌愛我們的象徵。耶穌既然這般愛我們，我們對他所
有最神聖的本分，無非是「以愛還愛」；切實些說，便是「愛他在萬
有之上」。愛他在萬有之上，就該爲愛天主，什麼都準備棄絕。

五傷方濟各在這愛情上修得極完備：他的一生，他的事業，他的
平素的處境，無一不在暗示他的棄絕一切，只愛天主的心情。他又是
一大詩人；他的一生，可說是讚美愛慕天主的大歌曲。快樂的赤貧如
洗的日子，他也度過；熱切榮主救靈的日子，他也度過；出神地咏唱聖
愛的日子，他也度過。他一切都爲耶穌，都獻給了耶穌。他慣常說：「發

顯一些愛情吧！這不是爲還報聖心的無窮聖愛嗎？他真是耶穌聖心的好朋友。

五傷方濟各的喜歡貧窮

方濟各生性慷慨豪闊，他的父親伯爾納多內，是一個販布匹的商人；雖不算豪富，然而生意很順利。他在兒子方濟各身上，早已蓄着極大的希望。方濟各那時還留戀世俗，但是一次重病，和天主的提示，慢慢地叫他從虛幻的紅塵中醒過來。終竟，他看破了世俗豪闊的方濟各少爺，現在決意做窮人了。他把手中所有，都施散給窮人。他的父親婉勸無效，就把方濟各鎖在家裏，加以鞭打；末了，他到主教公堂前，請求和方濟各脫離父子關係。方濟各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都

交還了父親，向衆人說：「此後，我不把伯爾納多內叫做父親了。我的父親，此後，只有在天我等父者了。」

從這天起，方濟各穿了粗布做的破舊氈衣，腰間束了麻繩，天天在街上求吃度日。他第一次見了乞丐盤裏的殘羹剩飯，幾乎要嘔；他克勝自己，嚥了下去；却嘗到了從未嘗到的甘飴。他的心充滿着天主的神樂，他成了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他要常做一個最窮的窮人。日後，他的弟子中有幾個，嫌得神貧規矩太緊，想放鬆些。聖人嚴厲地拒絕；他寧願子弟們一一離棄他，不願絲毫有損傷神貧的舉動。

貧窮中不失快樂，越貧窮越快樂；這是聖方濟各的特點。患難中，痛苦中，被人侮辱背棄時，他常在喜歡地跳躍。聖人傳上記載說：「一

天方濟各和馬賽伍兄弟求乞回來，坐在路旁一隻井口上，方濟各欣喜地說：「哎，馬賽伍兄弟呀，我們那裏當得起接受這樣一個寶藏！」馬賽伍回說：「哎，父呀，怎麼你竟說這是一個寶藏呢！我們窮得不堪：盆子沒有一隻，桌子沒有一條，房子沒有一座，傭人沒有一個？」方濟各回說：「你所說的沒有，就是我的大寶藏啊，聖的貧窮呀，是你能叫我們和釘在十字架上的基多，和葬在墳墓裏的基多，和復活升天的基多結合，這聖的貧窮，誰愛它，它便能叫這人就在活着的時候，飛升到天上去，祇要這人常保持好他的謙遜和愛德。」

聖人這般愛貧窮，不是矯揉造作，也不是不近人情。他愛神貧，只是因他的愛主耶穌首先愛了神貧，他爲愛耶穌，修了神貧，耶穌就賞

給他絕對的自由和快樂。

五傷方濟各的救靈神火

愛耶穌的愛火又催迫聖人去救別人的靈魂。耶穌所說的：「我到世上來，乃爲放火；我多麼希望這火燒起來！」這句話亦成了方濟各的話。起始，他祇注意修理幾座聖堂；後來，他便一心想修理裝飾人的靈魂了。亞細西有幾個青年，看了他的表樣，聽了他的訓話，又驚奇他常是這般喜樂；他們動了心，變賣了家產，分散給窮人，來跟隨他。

跟隨他的人一天多一天了，聖方濟各便打發他們到各城各村去求乞，講道。講道回來，便齊集在一個草棚裏；這草棚裏，什麼東西都缺，祇是很清潔。他們便在那裏，夜以繼日的咏唱讚美天主。過了不多

幾年，跟隨方濟各的人，就有五千餘人。這真是一隊爲基多的光榮，爲救人靈魂，什麼都不怕犧牲，什麼都樂受的雄師勁旅。

方濟各所要辦的重要事業之一，就是感化回回，奪回聖地。聖人自己雖沒有達到這目的；可是他的弟兄們，終竟能够長期站在日路撒冷聖地；直到現在，被人稱做「聖地的看守者」。

聖人又和聖女加辣創立了一個女修會，會規照男修會；聖人又爲在世俗上的人的神益起見，又創立了第三會。這第三會在社會上，在聖教會裏，供獻了極多的益處。

方濟各的救靈方法，又靈巧，又合人心理，又很幽默別緻。他知道有的人當直諫，有的人當軟化，他隨機應變，將計就計，引人回頭歸向

耶穌！

傳說：小兄弟們在葛撒萊山中，早就創立了一座修院。在那山森林中，有一夥強盜，劫奪往來的行人。有一天，他們沒有了飲食，來到修院門上要飯吃。修士們不但不把東西給他們，反把他們趕走了。聖人那時正路過那修院，便對修士們說：「我的神子呀，如果你們依我的話去做，我知道天主一定要借你們的手救他們的靈魂。你們快去拿些好酒好乾糧，到樹林裏去尋他們，大聲叫他們說：『賊兄們呀，你們別怕，快到這裏來吧；我們不是別人，乃是小兄弟們，特爲你們送飯送酒來的。』他們聽見了，一定要來，你們就在地上鋪下台布，請他們用飯；你們在旁謙謙遜遜，快快活活伺候他們。迨他們吃好了，你們便給

他們講幾句關於天主的話；然後求他們爲報答你們這番厚意，做一件事，就是：許下後來再不殺人傷人。第二天，你們爲感謝他們的好心，不但要給他們送飯送酒，另外還要添上雞子奶餅，也如同第一次一般好好服侍他們。這次，你們便懇求他們回頭改過，做正經事，以免掉喪失靈魂。』修士們全照聖人所吩咐的辦了；那夥盜賊果然都回頭改過，做了正經人。

五傷方濟各和耶穌契合

聖人到了晚年，辭退了管理修會事務的職任，隱居在深山裏。那時起，他專心瞻仰天主的事情，和天主全全契合。他的一生，本來無非是祈禱；可是在最後幾年，他的愛情更活躍；肉身還在世界，靈魂好似

已升天堂一般。

一次，他默想耶穌的苦難和愛情，就這樣對耶穌說：「啊，耶穌，求你在我離世之前，賞賜我二件恩典。第一件，就是賞我靈魂肉身都能盡其所能的受你在聖難中所受的痛苦。第二件，就是我的靈魂肉身盡其所能的覺到你所有的無涯的愛情啊，這愛情會叫你，天主聖子，爲我們卑污罪人，吃了這許多苦的，求你賞賜給我！」這祈求，天主俯允了，並且賞賜了印五傷的奇恩。

多默塞拉諾講論聖人說：一同聖人一齊居住的修士們聽到他談論耶穌，時常是充滿着愛情，且談的津津有味。多次用飯時，偶然聽到耶穌聖名，立刻情動，連飯亦忘喫了；除了耶穌，別的什麼也看不見。

聽不見。有時行着路，也默想或歌唱耶穌，並請萬物讚美耶穌。

方濟各生性富情感，一見大自然，便會不自禁的心往神移。他如今和耶穌深深契合，見了一花一草，一獸一鳥，便會想見天主。這同情萬物的詩人的心，在聖人身上，又加上了超性的情緒。

這樣聖人給了我們大教訓：叫我們常把愛德和信德來應付宇宙間的一切。世上堆着無數的罪惡災難，最易使人發生悲觀敗興。然而耶穌的真徒弟，既不悲觀，亦不敗興。他常和五傷方濟各一般，無往而不樂。因為他的樂觀，是和方濟各一般，根據於愛慕耶穌的情。當時的世俗批判方濟各，譏笑方濟各。然而方濟各忠心做耶穌的朋友，輕視了世俗的一切，終竟他歡唱了得勝世俗的凱歌。

方濟各不斷地咏唱歡樂歌，因為世上沒有什麼可叫他發愁。
「耶穌聖心爲諸欣慰之泉」方濟各胸上印着吾主肋旁之傷，心內
刻着吾主聖心的諸般意願，他怎能不時常歡樂呢！

聖女瑪加利大

黃振國

教宗庇護第十一在論聖心敬禮的通諭上說：「贖罪和補辱精神，實在是敬禮聖心的重要本分；只要一考這敬禮的原始性質，功效和實行，再加以它成立的歷史，就可明白。吾主耶穌顯現於聖女瑪加利大，向她說出自己的無量愛情；同時用悲慘的聲調，責怪無良的人加他許多凌辱。」

聖女瑪加利大是傳揚聖心敬禮的大宗徒。我們可按照庇護第十一的宏論，察看這位聖女怎樣膺受了傳揚聖心的使命，這使命究竟有什麼意義，以及聖女怎樣完成了她的使命。

聖女膺受傳揚聖心的使命

創立聖母往見會的聖方濟各撒肋爵，原是一位聖愛的宣傳者，一位聖心良友。天主默感了聖女入往見會，就是預備她成爲傳揚聖心的宗徒。瑪加利大進會之前，已是大德不凡，承蒙吾主屢次顯現；進會之後，天主更磨礪她的心志，煉淨她的靈魂，使她的愛情純一不雜，與吾主聖心，默相契會。耶穌屢次顯現教訓她，責備她，并且漸漸啓示聖心。

一六七四年的聖若望宗徒瞻禮日，聖女年紀只廿七歲，進會才三年，聖女神情超拔，看見耶穌聖心，如同一個火座，四面發光。聖心的傷痕，也看得見。四週有茨圈，上面有十字架。耶穌給聖女知道：自

從降孕的時候，就覺着一總苦難，記在心裏。這心上的十字架，就是表明這個意思。又給聖女知道：聖心的意思，要我們愛慕他，所以發現出來，叫人恭敬；也為感動人心，叫人改過。末了兒，對聖女說：「我的女兒，我揀選你，賞你格外的恩典，為做成我幾件事。嗣後，我親自教訓你，幫你領受我極大的恩寵。內中頂大的一樣，就是我的心，和我心裏的寶藏，都交給你。」

吾主這樣明白啓示了聖心，要聖女把聖心的寶藏傳揚出去，叫普世人認識聖心的愛情，因而以愛還愛。就在這一六七四年上，有一次耶穌顯現於聖女，把聖心中奇妙的事，給聖女認識。吾主說：「我的心十分愛人，格外愛你。我愛情的火，旺得不能藏匿了。所以用你發露

出來，叫人得着我心裏的寶藏；在這寶藏裏，有成聖救靈，免墮地獄的聖寵。你雖是卑賤愚昧，不能勝任；我却揀選你，奉行我的意旨，叫人知道，凡事皆由我自己安排。

聖女的使命，真是非常重大。二三百年的聖教會，沾受了吾主聖心的無數恩波德澤。我們在感謝無窮慈愛的聖心之後，怎能不感謝聖女呢！

聖女所得的使命的特別意義

聖女瑪加利大以前，早已有人恭敬聖心，有人傳揚聖心的敬禮。但是吾主親自叫聖女傳揚的聖心敬禮，有特別的意義，就是：賠補聖心所受的各種凌辱。

一六七四年的一天，聖女在聖堂裏拜聖體。忽然耶穌降下，光耀異常；五傷發光，如同太陽，聖身發出火光，格外胸上發光。登時聖胸張開了，許多火焰都從聖心裏射出來。耶穌說：「我的心愛人至極，因爲人沒良心，比受苦更難過；若使人好好報答我，雖然我做的事這麼大，爲我愛情，還算是小的。然而他們冷心待我，我要親近他們，他們偏拒絕我。你該照力量，安慰我的心，替沒良心的人，賠補我受的辱。留心聽我的話，做三件事：第一，若長上准許，不問有什麼患難，總該領聖體。第二，每月第一個瞻禮六，也領聖體。第三，每星期瞻禮五晚上，要你覺着我山園中所覺的苦，比死還要利害。在十一下鐘起來，伏倒地下，祈禱一下鐘工夫。一來，代罪人求天主，平息天主的義怒；二來，安慰我山園

中所覺的苦」

一六七五年，聖體瞻禮後，吾主耶穌顯現於聖女說：「看看這個心，何等愛人！為發顯它的愛情，它把自己全全消磨了。無奈人們沒有良心；另外在這愛情的聖事中，輕慢我，凌辱我，冷待我。我要親近他們，他們偏拒絕我，更使我傷心的，就是那些已奉獻給我的人，也是這樣蔑視我。所以我願意在聖體瞻禮八日後第一個瞻禮六上，立定一個瞻禮，格外恭敬我聖心，領聖體，為賠補我在聖體顯供時所受的種種凌辱。」

可見吾主耶穌叫聖女傳揚的聖心敬禮，不是任何式樣；乃是賠補聖心的凌辱，格外賠補這愛情的心，在愛情的聖事中，所遭受的凌

辱吾主也親自指出幾樣主要的補辱工夫：領聖體，善過每月首瞻禮六，瞻禮五晚上做聖時，以及舉行聖心瞻禮。這末一件更是重要，因為舉行聖心瞻禮，就是普世聖教會公共地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

聖女的使命：不但該自己補辱，不但該引他人補辱；還該設法使普世聖教會補辱。這真是多麼特別的使命，也是多麼偉大的使命！一個柔弱隱居的修女，怎能完成這使命呢？

怎樣聖女完成她的使命

謙遜的聖女，屢次向吾主述說自己的無用，不能完成這樣的使命。但是吾主給她說：「你做不到的，我自己會補足。」原來上智的奇妙措置，正是在用微小的工具，做偉大的事業；並且吾主用自己的苦

難，做了救世的大工程；因此，一切超性工程的完成，也只靠着苦難。如今聖女的使命，是傳揚補辱的聖心敬禮；那麼，完成她的使命的眞正方法，斷然不是口舌筆墨，不是權勢威力，只是吃苦做補贖。

爲此，聖女進修院的時候，耶穌要她受各樣的苦，爲補贖自己的罪，也爲補贖同院修女的罪；聖女就一口應承。以後她二十年的修院生活，靈魂肉身充滿着各種痛苦。這一切的痛苦，聖女都甘心忍受。這贖罪的犧牲，渴願做極大的苦功，爲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爲平息天主的義怒。

一次耶穌降現，容貌威嚴，告訴聖女說：「觸我義怒的，不但是外教人，格外是我揀選的百姓。他們相反我的意思，還要傷害我；若使他

們不改過，我定要降罰。」聖女就加倍做苦工，懇切祈禱：求天主格外仁慈，可憐衆百姓。

一天，聖女看見某修女在跟前，忽然聽得一個聲音說：「你看一看：這個修女，只有修道的虛名，沒有修道的實際。我的心忍耐不下，要嘔她出來了，讓她隨便去吧！」聖女立刻跪下，心膽都嚇破，求吾主准她代做補贖，救這個靈魂。她就覺着心上如同壓了一個重東西，十分辛苦；看見天主擎起手來，要罰那個修女；地獄的口，也張的很大，要吞她下去。聖女覺着慚愧至極，難說難描。魔鬼也來誘惑她，叫她失望。聖女不住的痛哭流淚，喊說：「哎！落在天主手裏，怎麼樣可怕呢！」就伏在地上說：「天主，你砍我燒我，不拘什麼；不對你意的，都可以消滅。我

的身子，我的性命，我的血，都不必愛惜，只求你救這個靈魂。」從此聖女生一場大病，過了多時，纔漸漸好起來。

又有一回，耶穌給聖女看見幾樣刑罰，將要罰幾個靈魂。聖女就跪下，求說：「我主，把這刑罰加在我身上吧。寧可把我的名字，在常生冊上抹了，不要罰這幾個靈魂，因為他們都是你救贖了的。」耶穌說：「讓我安排罷，我耐不下了。」聖女越發難過，哀求說：「我主！你不允我祈求，我終不離開你。」終究因着聖女願意做保人，耶穌方才肯寬免。

又有一次，聖女領聖體，耶穌發現出來，如同受難的形像：身子拉破，聖容悽慘；對聖女說：「我這樣受苦，沒有一個人肯給我安息的地

方」，聖女十分難過，比死還要利害。耶穌說：「有五個靈魂，都是獻了我的；他們用繩子拉我，過一個很窄的地方，四面都豎了尖刀鐵釘刺，把我身子也拉破了。繩子，表明我許給人聖體，如同綁住我一般。拉的力量，表明我愛人之情。窄的地方，表明幾個人的心。尖刀棘刺，表明驕傲的毛病。」聖女就獻自己的心，做耶穌安息之處。耶穌叫聖女口親傷處，減少他的疼痛。

又有許多次，耶穌叫聖女安慰聖心，補贖他在聖體內所受的凌辱。一回，聖女領聖體後，耶穌說：「我的女兒，我到你心裏來，要你補冷淡人輕慢聖體的罪，拿你靈魂獻給聖父，求他寬免冷淡人該受的罰。」

聖女這樣大量勇敢，做補辱，這就是她完成了偉大使命的秘訣。因着她的補辱功勞，雖然足不出戶的隱居在修院內，雖然活了僅僅四十三歲；雖然無權力無勢位；雖然遭過了許多磨難挫折；却終究成了傳揚聖心敬禮的大宗徒。如今整個的聖教會和普世無數的熱心教友，都在本着贖罪和補辱精神，敬禮吾主聖心。

盼望聖女如今在天堂上繼續她的宗徒事業；為我們轉求聖心，賞賜我們也能懂得聖心敬禮的真意義，勉力克己苦身，忍耐艱難；熱愛聖心，因而稍稍賠補聖心所受的凌辱。

聖達尼老

W. Le Sage

我們細心瞻望聖達尼老雙手懷抱耶穌聖嬰的畫像，不能不驚嘆他和聖嬰那種親密的神情。看！在他們彼此微笑，彼此顧盼之中，他們彼此心心相印底情緒，完全顯露。啊！聖達尼老的心，看來和耶穌聖嬰的心，是一個心呢！原來他們二個心在愛情聖事的爐裏相契，所以相彷彿，相熔化了；因而達尼老的心像耶穌聖心一般的純潔無玷；耶穌聖心的意願，也就成爲達尼老的意願了。

熱愛聖體

「誰領我的聖體，我在他的心中，他在我的心中。」

聖體聖事是聖愛的聖事。在這聖愛中，我們的心能和耶穌聖心，締結成一個心。誰要和耶穌聖心密密相契，沒有比領聖體更好的了。達尼老透澈這道理：從小就渴慕聖體，切願和耶穌密密相契。逢到主日及可以領聖體的瞻禮日，他喜歡得忘掉了世間的一切，竭誠地預備自己的心：守齋，減寐，寡言，克苦；白日多做神業，夜裏深長默禱。達尼老這樣的鄭重地預備領聖體，表示他深深明白：他所要領的，原是至聖至善的朋友。一真的知己，常預備了極美麗的處所，來款待自己的良友。一達尼老真是耶穌的良友。

在領聖體的前夕，達尼老喜不成寐，幾乎澈夜長跪着祈禱。一我將到你家來一的餘音，在他耳裏不斷的縈繞着。他覺得非凡。幸聖。

歌上說的不錯：「愛人的聲音是甘怡的。」他的唇舌裏含有甜蜜，
香酪。」

在領聖體的當日，晨光熹微之中，達尼老早已端跪在祭台前恭
與聖祭。活潑玲瓏的雙眼，凝視着快要和他心心相契的耶穌。面容上
神光煥發。那樣的莊重嚴肅，幾不像世間的人，簡直是一位有形天神。
人們說：即使一位天神降來，也不過如此！

跪在聖體欄杆上時，他謙謙遜遜地念他喜好的誦句：「我主，我
實在當不起。」又虔誠地念默照經上的話：「主，耶穌，你來吧！」那
時祭台上耶穌和欄杆上達尼老彼此間的情感，如果我們要懸擬一
二，我們就可瞻仰聖母把聖嬰授給達尼老懷抱時的那種情況。我們

只見達尼老接着抱住聖嬰，默然無言。聖歌上說：「我的可愛者是我
的，我是他的。」正是這種情況的描寫。

達尼老的愛情燃燒得這般熱烈，好幾次在嚴冷的冬天，他也不
得不到花園中去解胸納涼；有時再當用冷水來澆散內中的熱火。

領聖體的一天，爲達尼老是最喜慶的一天；他常如同初領聖體
日一般的歡喜踴躍。領聖體後，一連幾天，他不斷的歡唱：「主，我將把
什麼來酬答你這樣的洪恩呢？」啊！真正的良友，最大的福分，最美
的恩惠，就是和自己的良友把晤相契。

那時候沒有天天領聖體的慣例。達尼老只能每星期領一次聖
體。平日，他只有用多多拜聖體，神領神體的方法，來和他的良友，聖體

內的耶穌密密相契。他在上課前後，總是要去和聖體內的耶穌相對晤；他還把空暇遊玩，宴會的工夫，來陪侍聖體內的耶穌。誰要找尋達尼老，只消到耶穌會的小堂裏去好了。

達尼老深嘗天上一瑪納一的神味，一吾主的甘飴一，恨不得天天領聖體；他日夜熱切的渴念，呻吟嘆唱聖歌的話：「我因愛而憔悴兮！」寫他傳者都說：這種痛苦比患病，比死亡，還難受。一五六六年冬的那場大病，其中一個原由，也是因為過於渴念聖體。這種熱切的愛情，直如一火箭一傷了他的良友——耶穌的聖心，所以他曾二次蒙受破格奇恩，在天神手中領受聖體。啊，達尼老的心和耶穌聖心，在聖愛的爐中，合成了一個。

純潔無瑕

「我是貞潔者的朋友。」

耶穌聖心是至潔的，所以鍾愛純潔的心。昔日望見了天真瀾漫的孩羣，不禁說：「容孩近我！」讚頌無原罪聖母的人，往往說：她的貞潔萬分中悅了天主聖子——「潔淨之源」的心，因而天主聖子揀選她做自己的母親。如今耶穌聖嬰在達尼老的懷抱中，顯出一種莫可名言的喜樂；他的聖心好似被達尼老的心吸引着一般。原來達尼老的心是無玷童貞聖母所撫養的，自然也反映着無玷童貞的光輝。這樣純潔無瑕，肖似聖母的心，怎能不吸引「貞潔的良友」的心呢？

達尼老純潔無瑕的心，可比那溫良謙和的「無玷羔羊」，在

「新歌」合奏聲中前進，或在玉薺花的田野中遨遊。所說的「新歌」，就是達尼老的祈禱。祈禱貫透了達尼老的內外一切。他的思念，他的舉動，他的工作，無一不是祈禱。這種祈禱不是像心底的「新歌」嗎？聖心聽了怎會不感動呢！玉薺花的田野，就是供聖體的聖堂。聖體內所有的一自含諸甘馨，達尼老嘗得心靈酣暢，有時竟神魂超拔。玉薺花的田野，還是耶穌會院在那裏，他和耶穌會神父交談，真是「一天上的交談」。他們的嘉言善勸，真是靈魂的神糧。達尼老遨遊在這種玉薺花的田野中的確，「悠哉遊哉」。這田野成爲達尼老和耶穌密切相叙的處所。

吾主是極愛玉薺花的。聖歌上說：「他常領了牧羣，在玉薺花間

放牧。達尼老的純潔無瑕的心，可以比一朵「玉薔花」，在別的玉薔花中是特蒙吾主青睞的。原來，這朵玉薔花是童貞聖母在自己的園圃中親手培植的，用天上的神露——聖寵——來灌澆的；只在它花蕊才成，含苞未吐的時候，她便採下呈獻給耶穌聖嬰，——他的天上良友。我們知道達尼老的一生是安放在童貞聖母蔭庇之下的。他從小就知道歡叫：「我母，我母！」他從小就敬愛效法聖母的無玷童貞。他從小就會祈禱，行克苦，和聖體內的耶穌相契。這都是聖母引導的。所以人們說得不錯：「達尼老是童貞聖母的一朵玉薔花。」聖母的玉薔花怎不引起耶穌聖心的喜歡呢！

達尼老純潔無瑕的心，也可比「扁園」，「封泉」，專為接受耶

耶穌和耶穌密密相契，不讓世俗中的塵埃濁氣侵入。扃門的門，就是端正；封泉的鎖，就是默靜啊！原來，爲了心中的良友，達尼老到處常常莊重端肅，謹守五官；另外他的眼睛耳朵，總不輕意聽看，好似不屑和世俗接觸一般。倘然望見或聽到稍不正經的事物，他就憎厭變色，甚至昏去不醒。達尼老又常常和心中的良友相契，嘗嘗「吾主的甘飴」；所以極愛默靜，除了要緊和人談話以外，斷沒有半句閒話。他常說：「我生來是爲天上！」但他更守好心中的默靜，把散漫的思想，分心的雜念，一概排除，好和心中的良友密密相談。他的格言是：「我生來是爲更高超的事物！」有了這種「門」和「鎖」，達尼老雖在貴冑子弟往來之中，常存一個純潔無瑕的心，常能和耶穌心心相契。

達尼老的心，因是純潔無瑕的，所以在外表，自然地流露出一種莫可名狀的光輝，他的容貌，他的神色，另外他的微笑，都帶着天神般的可親可愛，使人一望便生起愛慕天上之心。他的額上，尤其是他的眼裏，含有一種潔德美麗的光線。這些可說都是童貞聖母所給他純潔特恩的遺跡；所以只要一望達尼老，便知道貞潔是什麼了。當時的人，另外達尼老的家人，都稱他是一「我們的小天神」。那麼，耶穌聖心貞潔的良友，愛達尼老該是怎樣的呢？

勇承主旨

「我尋得了肖似我心的良友，全做我意願的良友。」

真正的良友，和自己的朋友，是同心同意的。朋友的意願就是自

己的意願，爲做朋友喜歡的事，爲奉行朋友的意願，就甘心犧牲一切。
達尼老是一個年齡幼少的貴顯公子，但我們別想他是嬌養自愛，志氣薄弱的。他實在是一個雄健剛毅的勇士。他在胞兄保祿、導師畢林機監視之下，爲叫聖體內的耶穌喜歡，爲實踐他的聖意，受的苦楚，做的犧牲，却是不少呀！

達尼老是一位敬愛耶穌苦難的人。默想耶穌苦難，是他慣常行的祈禱工夫。他自己曾編了耶穌苦難的默想題，從此也就可以知道：他爲什麼嚴厲地約束自己的肉軀。他穿著上的樸素，宴席上的靜默，飲食中的節制，另外內衣上的血痕，無非是爲慕敬吾主聖難。可惜，冷淡的保祿和畢林機不懂其中緣由，反而加以譏笑；他們說：達尼老不

知體統，不知爲人之道，敗壞家風……一類的話。

在維也納城讀書的時候，達尼老一天數次要到耶穌會院的小堂中去拜聖體；回來又要獨閉在一室，默默祈禱。這樣自然不能和保祿畢林機一起出外遊玩赴宴，或和他們約會的朋友們叙談。他們或勸他，或威嚇他；總是徒然；反而聽他「我生來非爲世上一刺骨的話；他們怎能不加辱罵？有時，保祿覺得慚愧無言，就拳打腳踢，消他的氣。此外，還有別的同伴，幫着保祿來虐待達尼老。達尼老常是勇毅地忍受。

但是達尼老最大的犧牲，最大的勇毅，是在奉行耶穌召他進會

精修的意旨。

進耶穌會，父親一定不許，保祿和畢林機一定阻止——但達尼老的心充滿着熱愛耶穌的情，什麼也不放在心上。他只想一步跨進耶穌會的門限！他奔到奧國省會長神父老楞佐瑪齊身邊，請求進會；瑪神父那敢沒有若望各斯加的准許而收他的公子達尼老？又寫信給宗座欽使公孟道南樞機主教，請他設法；樞機的答覆又是一個「不敢」。但是，達尼老異常勇毅，說：「我甘心走遍天下，到各處去敲耶穌會的門！」他又說：「聖母耶穌一定吩咐我做不可能的事！」最後，達尼老想只有一條出路，就是私下逃走。他就在一五六年八月十日清晨，離開維也納，向慕尼黑黑步行出發。看十八歲的公子，單獨的在

茫茫的路上！他這樣甘貧樂賤，敝屣一切，究竟爲誰？爲什麼呢？他離別了一切，他還以爲不夠，竟然還向一乞丐，交換了服裝。

勇敢的達尼老，走了六百公里，才到奧斯堡！不巧！加尼削神父適在田林根！達尼老還須繼續奔跑哩！疲倦？阻難？他一些也不顧！他惟一的目的，是奉行耶穌的聖意。

他會見了加尼削神父，還不得進耶穌會的着實許可。加尼削爲試探他，叫他在聖熱羅尼莫公學內當僕役的本分啊！侯爵公子竟然做學生的侍役！這又不是爲了耶穌的緣故嗎？

在那年十月初，達尼老又該趕路了！但這次旅行雖是比上次更覺困難；但奉行耶穌聖意的神樂，支持了柔弱的達尼老。他穿過了底

洛爾的山林，威尼斯平原，亞平寧山，走了二十餘天，才到了羅瑪，在聖方濟各玻爾日亞手中進了耶穌會；實踐了耶穌的聖意。請看平素車馬往來衣食舒適的達尼老，此次棄了家產榮名，從維也納到羅瑪竟徒步走了二千餘公里；他還說：「假使再該當走更長的路，我也甘心！啊！他的勇毅，怎可測量呢？一神愛的犧牲！如今已預備完善了。」達尼老進了耶穌會初學院，不滿十個月，就到天上去膺受榮賞了。

✱

✱

✱

我們看了孩子般的達尼老的表樣，真該多麼慚愧！我們的不知熱愛聖體，不會保存潔淨，不肯勇敢奉行天主的聖意啊！小達尼老，我們雖然年紀比你大許多，但我們甘心情願，俯伏在你足下，懇求你為

聖心良友… 聖達尼老

一三八

敢！我們轉求吾主聖心，賞賜我們：稍微效法你的熱愛，你的純潔，你的勇

聖方濟各沙弗畧

P. Poisson

三百年前，三洲還是一個人跡罕至的荒島。荒島的景色，本來是很慘淡的；假使在海風怒嘯的夜裏，那末，加倍淒涼了。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就在這個慘淡淒涼的荒島之上，「東亞宗徒」聖方濟各沙弗畧，孑然一身，與世長辭。那時，聖人年纔四十六歲！

聖人的死，從天主方面說來，自有無窮上智的奇妙宰制；惟從聖人方面着想，那末，正當年富力強，為主効勞之時，遽而謝世；為聖人的確，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種挫折。只因為聖人，時時事事，翕合主旨，所以也沒有絲毫遺憾遺恨。不過臨終授命之頃，聖人一想，想到他，光榮

基多的雄心未厭，歸化中華的壯志未酬；那末，在祭獻之中，又添了一種全燔之祭了。

回念當日臨終之時，聖人面向中華，手執苦像，口誦：「耶穌達味之子，矜憐我！」奄奄一息，命在片刻。那時，聖人熱愛基多的情緒，是何等悲壯！何等動人呢！聖方濟各的死，真可以說是死在耶穌聖心情愛之內。

吾主耶穌曾經說過：「沒有更大的愛情，可比爲朋友捨命而死。」聖方濟各爲廣揚基多神國，航海東來，捨生荒島；又爲順從主旨，賚志以歿，自作犧牲。那末，聖方濟各不單是基多的忠僕，而且還是聖心真正的良友。

爲基多工作

聖方濟各的死真是死在聖心情愛之內，這正因爲他的一生——歸化後的一生——祇生活在聖心友誼之中。聖方濟各在巴黎讀書之時，只醉心於功名富貴；自從給依納爵歸化以後，他就只醉心於基多的情愛了。『夫愛之誠，惟在實行，不在虛言耳』，所以，方濟各愛慕基多，不但自己專務光榮基多，效法基多，而且還全心全力引人認識基多，愛慕基多。

因此，在還沒有離歐東渡之前，聖人便已專心於救靈事業。他到處服侍病人，教訓愚蒙，埋葬死者。在威尼斯城醫院裏，爲克服自己高傲的性格，曾親口吮吸過病人瘡癤的膿血。

那時候，天主，在夢寐之中，曾預先告訴他，將來在遠東當辦的事業，和他當受的困苦。他卽大聲呼喊說：「主呀！再多些罷！再多些罷！」方濟各願意爲基多受苦，多多益善，並非是一句空話。看他，奉教宗之命東來傳教，十年之內所忍受的勞苦，所經歷的危險，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假使沒有基多的聖愛，怎能有這樣的勇敢呢！

當他到了臥亞之後，有人對他說：「木而島民沒有人照管。」聖人卽決意前往。朋友們勸阻他說：「島民野蠻殘忍，不可冒險，恐有性命之虞。」聖人答應他們說：「假使島上充滿黃金，做買賣的豈因島的野民蠻，而裹足不前呢？那末，我爲救人靈魂，倒反可怕死嗎？」

他坐了沙船，到日本去的時候，寫信給人說：這次航行真是危險。不但風浪險惡，難以抵抗；而且暗礁淺灘，亦防不勝防。還有海中的寇盜，隨時隨處能置人於死。他這回航海，因天主特佑，得安抵日本。惟因言語不通，又遭了幾許困難。然而患難愈多，聖人的神火愈熱。所以十年之內，週歷了大小二百餘國，付了一百多萬聖洗；而聖人的心猶以爲未足。日本人問他說：「假使天主教是真的，那末，中國人爲什麼還沒有相信呢？」於是，聖人恍然大悟：要歸化東亞，必先傳教中國。所以到了日本之後，他決意還要到中國。

死前半年，聖人寫信給歐洲友人說：「待我到了中國，把中國歸化以後，我再北上蒙古，勸化了蒙古，我再從俄羅斯回歐羅巴，攻斥異

端然後再往亞非利加；從亞非利加再回亞細亞，把餘剩的外教民族，都勸化引入真教。

這是聖人傳揚基多神國的計畫。我們現在看了聖人所辦的傳教事業，已不能不驚嘆聖人傳教救人功績的偉大。然而把聖人所辦的事業，同聖人計畫中所要辦的事業兩相比較，那末，可以知道聖人光榮基多的雄心真是無限量的了。聖人的天性本是銳意進取的；所以當他醉心功名之時，他是貪心不足的；及他愛上了基多之後，也就愛無止境了。只因為他愛慕基多的心火是無限量的，所以光揚基多的神火也就無界限，無邊際了。

同基多結合

聖方濟各沙弗畧的神火，是從他愛慕基多的熱情之中點燃出來的。所以傳教救人，種種煩雜的事務，不但不阻擋他同基多契合，而且反增加他同基多契合的機會。而且正因為他同基多契合的密切，所以他傳教救人，方有這樣非常的神效。

說到方濟各同基多契合的神生，我們很可惜他的神修日記沒有遺傳下來，然而從他的書信上，聖傳裏，我們也不難窺見一二。

「至聖聖三一」這是聖人常念的誦句。聖人每次念這句誦句，就紀念天主造生救贖的大恩。這個意思，點着聖人心中的愛火，每使得聖人滿眼流淚，不能自止。

聖人晉鐸以後，舉行聖祭最爲虔誠。與祭的都說：「聖人在舉祭之中，真正如同親眼在瞻望信德道理的奧妙一樣。」聖人成聖體領聖體的時候常流眼淚；有時竟神遊天上；假使輔祭的不拉他的祭服，叫醒他，那末，他出神的時間可以漫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聖人傳教救靈的事情，雖不妨礙他同天主契合；然而阻擋他行默禱神工。所以，他日間辦理了各種事務之後，夜深人靜之時，他便專心行默禱神工了。在麻六甲時，那裏，有人要考察聖人夜裏究竟做些什麼。所以在門縫之間，竊窺聖人的舉動。誰知那人不窺視聖人也罷，一經窺視之後，就驚訝欽佩聖人不止。因爲那時，雖已更深夜闌，而聖

人猶端跪在苦像之前，懇切祈禱。

聖人深夜祈禱，本非偶然之事。因此聖人很喜歡在更衣所裏過夜。爲的是到了午夜，可以獨自進堂，跪在聖體龕前朝拜聖體。他在亞公學的時候，最喜歡那間靠近聖堂的房間，也是因爲可以多去朝拜聖體，同基多更密切地契合。

從朝到晚，方濟各時時想着自己在天主聖鑒之中。所以，凡聽他講論，看他行事的人，都欽佩他的心神收斂。有時，聖人因爲充滿了神火熱情，容貌發光，他自己也竟無法遮掩。聖人白日黑夜，心心念念，無非同基多相契合。所以，在他夢寐之中，也慣常有人聽見他大聲呼喊說：「我可愛的耶穌！我的君王，我的造物主，我靈的良友……」

聖人同耶穌神會默契，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耶穌賞賜聖人的神慰神樂，也格外豐富。有一次，他在花園中散步，忽然神情超拔，他就止步，彷彿怕人看見他當時所受的神恩：他仰望着天，喊叫說：「足够了！足够了！」

據時人傳說：當聖人在遠東傳教之時，十年之內，每逢瞻禮六，聖人家中所供奉的耶穌苦像必渾身流汗。此雖小事，然天主顯此聖跡必有深意！大概天主主要借此靈跡，顯揚聖人熱愛耶穌苦難的誠切吧！

★

★

★

總之，醉心功名富貴中的方濟各，自從被依納爵歸化之後，一變

而爲醉心於基多的情愛的方濟各了。以前他的慾壑難以填平，如今他光揚基多的雄心，也常是不能滿足。天主預示他爲光揚基多，所當承受的勞苦，他就求天主說：「再多些吧！再多些吧！」天主賞賜他神慰神樂，他就求天主說：「足够了！足够了！」「再多些吧！」和「足够了！」這兩句話，表面上雖不無衝突；其實，爲醉心於基多情愛的方濟各，實有同樣的意義。因爲勞苦可以表明愛情，所以勞苦，多多益善。因爲愛情只爲愛情，所以神恩異典，也不足留戀；這本是愛情的高峰，神修的極頂。那末「再多些吧！」和「足够了！」這兩句話，竟包括了聖方濟各整個的神生。換句話，就是把方濟各熱愛基多的情緒，具體地刻劃出來。

24
101063
(33)

(33)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